

街頭劇

等著



星星出版社印行

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二十日初版

街頭劇

著 者 沈 西 苓 等
出 版 者 星 星 出 版 社
總 經 售 漢 口 湖 北 街 新 生 圖 書 公 司
代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每册實價二角半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目 錄

放下你的鞭子	一
在烽火中	一六
掃射	二五
漢奸末路	三三
省一粒子彈	四八
往那裏逃	五四
當兵去	六七
難民曲	八二
盲啞恨	一〇五

放下你的鞭子

集體創作

人物：

賣藝漢——五六十歲

香姐——十七八歲

青年工人——二十左右，簡稱「青工」

小夥計——十四五歲

觀眾甲·乙

其他觀眾

時間：

下午五點以後

地點：

郊外廣場或舞台

開幕時鑼鼓聲震天，賣藝漢在中央敲鑼，小夥計敲鼓，香姐站在一邊。一會兒鑼鼓聲停，賣藝漢說江湖白：

小小刀兒轉圓圓，（敲一下鑼鼓，以下每句說完時均此）

五湖四海皆朋友，

南邊收了南邊去，

北邊收了北邊遊，

南北兩邊皆不收，

黃河兩岸度春秋，

不是咱家誇海口，

賽過鄉間兩條牛。

光說不練，（小夥計應：嘴把戲）

光練不說，（小夥計應：傻把戲）

說着練着，（小夥計應：真把戲）

夥計打傢伙。（鑼鼓聲一片）

漢子：開了場子，就叫我這姑娘來唱隻小調吧。我的姑娘是我去年從蘇州買來的，長的標緻，穿得漂亮，手能耍十八套武藝，嘴能唱南腔北調，現在先叫她來唱一吧！（高聲）香姑娘！（女應，嚶）過來過來，來唱一隻小調兒讓幫場子

的老爺先生們開開心腔兒，嚶！唱個什麼呢？嚶！唱隻新派的小調「毛毛雨」吧，我來拉琴。（香姐唱完一曲，觀衆叫好聲不絕）

漢子：不算好，不算好，好的還在後面吶。我的姑娘聰明玲瓏，自從帶她到過上海以後，她馬上把這些新派的小調什麼「毛毛雨」呀！「妹妹我愛你」呀，都學得頂括括的了。不過話又得說回來了，如今正是國難當頭，還儘唱這些個怪肉麻的老調兒真有些不對勁兒。現在咱們大中華民國給東洋小子欺侮得可憐，老百姓又逼得連一句氣話都不給講，咱們雖然是走江湖的，可總也有一點兒愛國的心眼兒，除非他奶奶的小舅子昧了天良去當漢奸。所以我就把親眼看見的事情編隻小調來唱，叫做九一八小調，聽得懂，容易學，希望老爺先生小哥哥小娘兒們，把這些小調兒放在嘴邊上，沒事就拿出來唱唱，也算咱們把東洋鬼子欺侮我們的種種是記在心頂上的。好了，閒話少說，唱起來吧！（漢子拉完過門，女不接着唱，故作不理狀。）唱呀！怎麼？忘了嗎？好，從頭來，從頭來。（漢子再拉完過門，女仍不唱。）唱呀，幹嗎不唱？（女轉過頭去，漢子如有所悟，向觀衆）哦，我知道了。這丫頭俏皮得很，又想買點花呀，小手巾兒呀，打扮打扮，嚶，敢請老爺先生們先賞幾個子兒吧

。（觀衆擲錢）謝謝。（作揖，小夥計幫忙拾錢作揖）。謝謝東邊先生們來十個子兒吧。（東邊觀衆擲錢。）還有三個，三個。（東邊觀衆擲錢）西邊先生們也來十個子兒吧。（西邊觀衆擲錢。）還有四個，二個，一個。多謝多謝。（向香姐。）香姑娘呀，瞧，老爺先生們多够捧你的場子呀，錢不少啦，唱吧！（漢子拉九一八小調。）

香姐：（唱）高梁葉子青又青，九月十八來了東洋兵……（唱完二段，唱第三段高音時忽然咳嗽，觀衆騷動。）

甲：嗓子不够，怎麼沒唱完就停了？

乙：走吧，騙錢的玩意兒，沒有什麼好看。（觀衆紛紛欲走。）

漢子：諸位，別走！別走！看得好，多捨幾個子兒；看得不好，老腿站穩，有錢的幫錢場，沒錢的幫人場，古話說得好：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大家都得幫點兒忙呀！這丫頭唱得不好，是的，唱得不好，咱們就讓她來個別的玩意兒吧，包管諸位先生滿意。（裝作滑稽的樣子向香姐）香姑娘呀！剛在唱得好的，怎麼斷了氣了呢？

香姐：（少頓，故作媚態。）瞎說，人斷了氣還能做玩意兒嗎！提不起勁兒來呀！

漢子：（向觀眾。）請位聽見麼？我大姑娘說：（學腔）「提不起勁兒來呀！」哈哈哈哈哈

，這算什麼話？怕老爺先生們不賞錢嗎？唉，姑娘，咱們要吃飯，老爺先生們要看戲，做得不好，掙不到錢，來，現在也別唱啦，來九個鴨子翻身的把戲，向老爺先生們討一個情。（漢子在一邊打鑼，香姐勉強支起身體，一轉身，倒在地上，漢子暴躁，持鞭子走向女，一下。）來呀！（女無聲，漢子連續用鞭子抽打。觀眾忿忿不平。）

甲：他媽的，手段真辣！

青工：豈有此理！

漢子：（少頓，睜視。）來呀！（又一鞭。）

青工：鞭子放下來！（挺身欲前，為左右兩人所阻。）

漢子：請你少管閒事（怒。）

青工：我偏要管！（一躍上台。）快放下！

漢子：是我的姑娘。用不着誰來管。

青工：我們都是一樣窮苦的人，用不着誰來欺侮誰。

漢子：在這世界上，誰能養活她，誰就有權利使用她，朋友，你年紀輕輕，還不懂

得這個道理哩！

青工：這是你拿鞭子打人的道理嗎？在這世界上不應該有這種人吃人的道理！

漢子：什麼？「不應該」，「人吃人」，我可顧不到這許多。（漢子又舉鞭子欲打。）

青工：放下你的鞭子！

漢子：辦不到。（觀衆亂叫「打呀，打這不講理的老頭子！」）

青工：我偏要你辦到。

（兩人扭一起，打了起來，鞭子掉在地上，青工又住漢子的喉，推倒在木箱上。觀衆叫好。）

青工：你說，你還敢用鞭子打人麼？

甲：叫他說，再敢用鞭子打他的姑娘麼？（漢子不應，直瞪着兩眼發癡，驚泣着的香姐走近青工。）

香姐：好先生，請你放了他吧！

青工：這畜生，我非教訓他一頓不可。

香姐：請放了他吧！這不是他的錯。

青工：不是他的錯？這樣狠毒的用鞭子打你！

香姐：（悲傷）是的。

青工：他把你當作畜生看待，你還替他說好話。

香姐：不是說好話。

青工：（放開手）這怎麼講？姑娘，我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可以讓我們探聽一

個仔細麼？（稍頓）他爲了掙錢，把你買了來？

香姐：不，他是我的爸爸。

青工：是你的爸爸？怪了，世界上那有這樣狠毒的爸爸，用鞭子打他的女兒。

香姐：這是我可以原諒他的。

青工：你可以原諒他？爲什麼？

香姐：他也是沒有法子呀！肚子逼着他這樣幹的。

青工：肚子逼着他這樣幹的？

香姐：是的，咱們有兩整天沒有吃一個飽啦。

青工：爲着肚子餓，就鞭打自己的女兒，這不是人幹的。

香姐：先生呀！沒有挨過餓的人，是任怎麼樣也不會懂得挨餓是怎樣一會事的。你

知道，餓得荒的當兒，那種瘋也似的心情哪！

青工：唔。

香姐：我小時候，簡直不懂得有飢餓這會事，那時候我多麼愛那些小貓兒呀！小白兔呀！有一次隔壁的王麻子錯把我養的那隻小白兔兒打死了，我就哭了一整天，人家都說我這小姑娘的心眼兒好！

甲：這小姑娘的心眼兒，可真不錯！

香姐：可是這一年來，在我餓得荒的當兒，我一見人家養着的小貓小白兔，我就恨不得生吞活剝的喫了下去。

乙：這可了不得，你從前那種好心腸呢？

香姐：沒有飯吃的時候，還顧到什麼好心腸呢？這種心境，沒有挨過餓的人是不會懂的……先生，這種生活我們已經過了六年了。

青工：沒有飯吃，真是可怕，可是誰叫你們弄得這般田地呢？

香姐：誰？誰叫我們弄到這——這般田地？

青工：是呀！誰叫你們弄到這般田地的哩！

香姐：東洋鬼子呀，可恨的東洋鬼子，奪了我們的家鄉，搶去了我們靠着活命的田地。最可恨的，我的媽也被他們殺死了。（掩面哭）

青工：那末你們是什麼地方人？你們是從關外逃來的嗎？

香姐：是的，我們的家就在瀋陽，先生，你們不記得「九一八」嗎？（回憶）噢，說起來已經六年了！就是六年前的今天，日本兵開到瀋陽，那兒十幾萬的中國兵說是受了什麼不准抵抗的命令，都撤退了，於是就留着我們成千成萬的老百姓，在那兒受苦。

青工：（氣憤地）他媽的。（轉過氣來，）後來你們怎麼樣呢？

香姐：後來我們每家還捐了三塊錢，他們說送點錢給東洋人，他們就不會來糟塌我們了。其實你就連全部家產交給他們，還是要你的命。我們覺得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父女兩人就逃到鄉下去。可是後來，他們連鄉下也住滿了大兵，把鄉下人欺侮得簡直不能過日子，於是就逃的逃，不願意逃走的，就大家合夥兒幹了義勇軍。這樣一來，鄉下可更沒有太平日子過了，我們也想着，這樣子活下去，有什麼意思呢？我們也投了義勇軍和這些鬼子拚了吧；可是我們倆老的太老，小的太小，怎麼中用呢？

青工：你們就這樣逃到南邊來，靠着玩把戲過日子麼？

香姐：不，那時候我們那兒有錢到上海來呢？我們想也許躲一躲，等那些鬼子兵走

了，我們可以回去過日子的，誰知道我們逃到關裏，他們也跟到關裏，我們空着兩隻手，又沒有親戚朋友，叫我們到那裏去找飯吃？幸虧咱們家鄉唱小曲子玩把戲是誰也懂得一點兒的，父女兩人就到處流浪賣藝過活，可是在這年頭兒，閒着看把戲的人也少，加之我又不內行，拚着命也掙不到一個飽，這樣漂流了六年，也就沒法使起勁兒來討觀衆們的歡心了。可憐的爸爸，爲了飢餓所迫時常暴躁使氣。可是在從前，他是我慈愛的爸爸呀！我一點怨恨他的心也沒有，因爲我懂得挨餓是怎麼一回事，我感到他的痛苦比鞭子打在我的身上更難過。

青工：真是，聽了你的話也覺得很傷心。（自悔鹵莽）這樣說，我是錯打了人了。

漢子：（破聲而發狂似的打自己的頭。）你沒有錯，你打得對。

青工：打得對？

漢子：你打得對，我不應該打一個可憐的女孩子，而且他還是我自己的女兒呢！是納，不提起來，我幾乎忘了：我曾經是她的親爸爸；我曾經愛過他當作寶貝似的。唉，真要命，我瘋啦，怎麼的，怎麼，我怎麼會下這樣的毒手鞭打我自己的女兒呢？我瘋啦，是我親手扶養長大的，也跟我一樣受苦的女兒！怎

麼，怎麼我剛在一點也沒有想到呢？好，你打得好，我實在不是人，我現在才感覺到傷心悔恨了。（雙手掩面而哭。）

香姐：爸爸。

漢子：香姐呀！我的好女兒！

香姐：別傷心吧，爸爸！

漢子：你能原諒我麼？

香姐：我原諒你的，爸爸是沒有辦法，爲了要吃飯。

漢子：是的，爲了要吃飯。咱們餓了兩天啦！我對不起你，我不能像個父親的樣子照顧你，扶養你！可憐的女兒呀！

香姐：爸爸也是可憐的。

漢子：你瞧，像咱們地主張三爺，他們家裏有的是錢，什麼大小姐，二小姐，還有媽媽的三小姐，從小就穿得好吃得好，嬌生慣養，長大了起來，又送到上海什麼洋學堂裏去念書。其實念什麼書！天天彈洋琴，唱洋歌，什麼1163 75啦，還要跳洋把戲吓，嘻嘻哈哈的！我想，我假使能够也替我的獨生女兒昏姐積點錢，讓她像小姐們一樣的快乐享福的。

香姐：我不會忘了爸爸對我的好意。

漢子：是的，我會經想積一點錢，使我們的生活過得好一點，要我的女兒也像小姐們一樣的去念書快活；可是這般可恨的東洋兵弄得我們家破人亡，性命都幾乎保不住了。

香姐：爸爸的苦處我是知道的。

漢子：（痛苦地）最可憐的是你的媽，她活着沒有過一天好日子，連死也死得那麼可憐……

香姐：（哭泣着）爸爸，爸爸。

漢子：而且我現在還發了瘋，把你當作畜生，打你罵你的想從你的身上榨出咱們的飯來！天哪，怎麼的，誰使我瘋的呢？

香姐：爸爸，這是因為我們沒有了家鄉，沒有飯吃呀！餓着肚子不單是摧殘了我們的身體，連我們的心也都染黑了。

漢子：好女兒，你說得對，沒有家鄉，沒有飯吃，才使我瘋的，咱們倆個都是可憐的。（深思。）咱們要做人，要像人的樣子活下去，可是馬上給我們飯呀？有家不能回去，沒有田耕，沒有工做，像野狗似的，叫我們怎麼做人呢？

青工：那你去怨恨誰呢？

漢子：人家都說是我的命不好，我的命不好？也許是的。

青工：命，不要相信什麼命！誰給你這個命的！

漢子：天哪！

青工：天，你現在還在怨恨天嗎？天是空的。你剛在不是說過的嗎？把你們從家鄉趕了出來，弄得你們有田不能去種的是誰？使你們家破人亡，挨冷受餓的是誰？——這都是人幹出來的。

甲：對呀，阿根說得對。

青工：我告訴你們，使你們挨冷受苦，無家可歸的是日本帝國主義，是不抵抗的賣國漢奸！

觀衆：不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賣國漢奸！

漢子：先生的話固然不錯，可是叫我們怎麼辦呢！

青工：怎麼辦呢？是的，咱們窮人一碰到什麼意外，就像你們一樣的不知道怎麼辦了。窮朋友，咱們「不打不相識」，現在既然在這兒碰頭了，咱們就得一夥兒去，向壓迫我們，剝削我們的人算賬去——這才有我的生路！

漢子：孩子，記着，要打倒那些吃人的東西，才有生路。

香姐：是的，我們要像人的樣子活下去！

漢子：可是叫我們拿什麼去打倒他們呢？

青工：你要打倒他們，（抬起鞭子）你應該用你這個武器。我們是有我們的武器的。

就是空着兩隻手，拳頭也是我們的武器呀！

漢子：這有什麼用；人家有的是飛機大砲呀！

青工：祇要大家要齊心，團結起來，這力量比什麼都大。

觀衆：對呀！大家聯合起來，一齊去打倒我們的仇人！

青工：你看，這都是我們的夥伴兒，等一等，我們請你們上館子裏去吃點心，我們

還有很多話要你們講哩！（觀衆）現在我們大家先來幫幫這個朋友的忙。（自己

先摸一把銅子兒丟在銅鑼裏，觀衆也丟錢。）

漢子：慢着，慢着，今天小子承你們先生的好意，打得我清醒了過來，告訴我團結

大眾的力量去找我們的生路，小子真是感激不盡哩！還要再化你們的錢嗎？

笑話，笑話，好吧，今天我真痛快極了，我們大家來樂一樂吧！憑我這幾根

老骨頭，玩幾套玩意兒向各位獻獻醜，算是報答諸位老大哥的好意！（向夥

手 續 的 你 下 放

降 B 調 新 編 九 一 八 小 調 ²/₄ 拍

崔 嵬 作 歌

呂 驥 作 曲

計 夥 計 打 傢 伙 ！ (鑼 鼓 聲 中 閉 幕)

$\underline{\underline{6\ 5}}$	$\underline{\underline{3\ 5}}$	$6 \cdot$	$\underline{\underline{1\ 6\ 5}}$	6	—	$\underline{\underline{6\ 5}}$	$\underline{\underline{3\ 5}}$
高 梁	葉 子	青	又	青	，	九 月	十 八
$\underline{\underline{6\ 1}}$	$\underline{\underline{1\ 6}}$	5	—	$5 \cdot$	$\underline{\underline{6}}$	1	$\underline{\underline{6\ 3}}$
來 了	日 本	兵 ！		先	佔	火	藥
2	—	$3 \cdot$	$\underline{\underline{5}}$	6	$\underline{\underline{1\ 6}}$	5	0
庫 ！		後	佔	北	大	營 ！	
$5 \cdot$	$\underline{\underline{6}}$	1	1	1	$\underline{\underline{6\ 1}}$	2	—
殺	人	放	火	真	是	兇 ！	
$3 \cdot$	$\underline{\underline{3}}$	2	1	$6 \cdot$	$\underline{\underline{6}}$	1	—
殺	人	放	火	真	是	兇 ！	
3	$\underline{\underline{3\ 3}}$	2	1	$\underline{\underline{6\ 1}}$	$\underline{\underline{6\ 1}}$	2	—
中	國 的	軍 隊	有 好	幾 十	萬 ！		
$\underline{\underline{3\ 3}}$	$\underline{\underline{2\ 1}}$	$6 \cdot$	$\underline{\underline{1\ 1}}$	3	2	1	—
恭 恭	敬 敬	讓	出 了	瀋 陽	城 。		

在烽火中

沈西苓

排演時注意：

- (一)此劇在街頭，在台上都可以演，時間短，爲了適應現在的環境。
- (二)演員的情感應提得很高，可並不一定需要熟練的演員，只有熱情，都可以演。
- (三)劇中日軍與中國軍可以任意增減。同時，他們出場下場，最好都有個隱蔽的所在。如弄堂之類，使觀眾不致跟了腳。不然會變了滑稽劇的。

(四)儘可能用各地方官演。

(五)口中流血等等要演得使觀眾看不出假來。動作快一點就是了。

地點注意。——最好是曠場後面有弄堂的或斷牆之類，槍聲可在後面傳出。

人物——難民，漢奸，日本兵，夫，婦，老母，老人及其他。

母 天啊！這些強盜，東洋鬼子，把我們的房子全燒了，東西全搶了，叫我們怎樣活得下去呵！……(哭)叫我們怎樣活得下去呵！……？

夫 媽媽，東洋鬼子就是想要我們活不下去，他們才這樣用大砲飛機來殺我們的呢，他們殺了我們，他們就好搶我們的地方住，搶我們的東西吃了。

母 天呀，天爲什麼不開眼呵，菩薩在那裏呵。

婦 媽，你不要叫了，菩薩不會顧到我們的，我們只有靠自己。我們中國軍隊不是已在給我們報仇了嗎？我們現在還沒有逃出火線，快點逃吧，東洋鬼子說不定會衝上來了。

母 逃，逃到什麼地方去呢？（坐下來哭。）

夫 媽，我們總不能在這裏等死啊。媽，那些強盜們是會亂殺人的，媽，你走不動我來背你好不好？

母 呃，你們先逃吧，我這條老命不要了，讓那些殺人的強盜殺了算了。

（老人慌張地上，因受刺戟太深，精神恍惚的樣子。）

老 呃，快點逃啊，你們還在這裏幹什麼？要給東洋鬼子看到就完啦。

夫 （見老頭兒流着血）啊，老伯，你受傷了，我給你包紮一下吧。（從他女人那兒拿了一塊手帕給他包上。）

老 謝謝你……你們一家……

夫 是，我們是從吳淞逃出來的，已經有二點鐘沒有停過腳。——老伯是從那裏逃出來的。

老 我，我從寶山逃到這兒的，唉，淒涼呵，我們一家，只剩下我一個老頭兒了，

我的兩個兒子，兩個媳婦兒，和還有許多許多同逃出來的人，都給東洋鬼子，一排槍，打死了……（乾哭）我們逃出寶山城，想從那兒逃到楊行去，可是正遇到了一排東洋鬼子把槍對着我們，不許我們動，要我們靠牆壁排隊，我們只好排隊，……他們那些強盜，魔鬼把我同我的七歲一個孫兒還有幾個老的小的拉開了。……他們就……就一排槍。……噫……我的兩個兒子媳婦兒，就這樣……我親眼看他們倒在地上了，死了一共有二十多個。……！

婦 老伯，那麼你的孫兒呢？

老 孫兒，……孫兒見他媽媽一倒，他哭叫起來也給東洋鬼子毀了。

夫 老伯，別傷心了，我們反正只有一條命，留得活的，就給他們拚，他們從瀋陽殺起殺到北平，從北平殺到天津，現在又到上海來殺了。他們要殺盡我們中國人……我們也總有一天會報仇的，要是我逃得出去，我一定去當義勇軍，也殺給他們瞧瞧。好吧，老伯，跟我們一起走吧，我們從這裏到楊行再到大場，轉過去，可以逃到滬西去的。媽，還是我來背你吧。

母 我，不要，我……

婦 媽，你把身體都靠在我身上吧。（她把媽的手臂從她的頸背後圈過去。）媽，

走吧，媽。（幾聲槍聲。）

夫 媽的，真的那些鬼子們又在開槍了。媽，快點走吧。

（他們走不多幾步，後面有幾個難民逃上前來，或者從觀衆裏逃跑出來嘴裏叫着「快一點逃呵，快一點逃呵，東洋鬼子追上來了……。」）「——呵呀——逃呵。」其中有的血在流，有的背了負傷的同伴，他們也跑了沒有幾步，日兵和漢奸上場，日兵的多少可由演員多少而定。）

奸 （上場）站住，誰動，誰就死。（同上來的兩個日本鬼子先把站在頭裏的幾個打了幾槍把，就走到婦身前，一個鬼子指着婦「噹西，噹西。」（好的意思）說着，就把老婦一把推在一旁，老婦一倒，婦也跟着倒下來。）

夫 （由怒轉到柔順）老爺，我們是逃難的，求求您，老……（拍的一槍把。）老爺……（又是拍的一槍把）啊！（悽慘的呼號。）

婦 媽媽，（要想很快地扶起她來，却突然的被一聲喊驚住了。）

東 「八加」，走！（用槍作要刺的樣子。）

奸 過來，（一拉女衣服拉破了，倒在另邊。）哼，不中用的東西。（一個東洋鬼子去拉她摸她的臉。）

妻 救命！救，……

夫 （此時已忍無可忍，特突地瘋狂似的。）強盜，你們這殺人的強盜，你們搶我們的土地。你們燒我們的房子，你們……（話還沒有說完，已經給一個東洋鬼子一槍柄，打着了，接連的幾下，夫嘴裏流出鮮血來——預備好的東西。）啊
 唷！啊……你……強盜……（此時老婦從地下跪撲過去。）

母 老爺，……救救命，我的孩子，……老爺，……啊呀，（一刺刀老婦給殺死了。刺刀是做就的刀頭可以縮進去的；但如沒有這樣特別導具，只要留心，不這樣做也可以。）

夫 媽——，

婦 媽……（哭叫。）

東 八加！去，去（拉了婦走。）

婦 （哭叫）媽，……大哥……（被拉了走）。

夫 （爬起來，瘋狂地）。殺啊，你們這些強盜漢奸呀。你們搶我的女人，殺我的母親，火燒我們的房子，霸占我們的土地，我們總有一天要翻過身來，殺呵！
 （瘋狂似地撲過去。難民中也有的同着喊「殺呵！」）

羣：

東 八都！（反身過來開槍或槍刺，有兩個倒下，其中夫仍在叫「大家不要怕，我們大家一起往上衝，我們中國人沒有死儘呵，不願作亡國奴的起來呵，我們要報仇呵！殺呵！我們中國人是殺不完呵！我們只要一條心，我們要報仇呵！殺呵！」突然，殺呵殺呵的呼聲響應起來了，接連地「殺呵衝呵殺日本狗子呵」一個巨大的聲浪從弄中傳出來了。日本和漢奸慌張的想逃，中國兵已到場，雙方格鬥！）

——好呀，我們的弟兄們來了。

——好呀我們打勝仗了。

——殺呵！衝呵，不願作東洋鬼子的奴隸的人起來呵！

——殺呵衝呵，不願作東洋鬼子的奴隸們起來呵！

——我們弟兄們來啦！（此時中國兵已將日本兵打死的打死，趕跑的趕跑。中國兵回原地，難民也陸續增加，觀衆也算在內。）

班 諸位同胞，東洋鬼子已經給我們打死的打死，趕跑的趕跑，我們中國人，不管老百姓和軍人，只要一條心，抗戰到底，那怕東洋鬼子軍火好，我們是不怕的。最後的勝利總是屬於我們的。

——對了！我們要一條心；

——我們大家要幫助弟兄們作戰。

——我們用大家的力量來打倒東洋軍閥。

班好，我們趕快把受傷的同胞們救起來，送到後方去。（大家動手）

羣好，我們大家來

班再把漢奸帶過來。

兵是。

班好，你當漢奸，爲了你一個人，出賣了全村的老百姓，你這狗入的。

甲 你出賣了我們全村的人，你把我們的家毀了，你把我們的父母兄弟姊妹殺了，

現在你也該後悔吧，你這狗入的。

——我們打這個狗入的漢奸！

——打呵！打漢奸！

——打呵！打這個王八蛋！（大家動手）

班——諸位同胞，請等一等，兄弟要說句話。

羣 大家聽班長說話。

班 諸位，他出賣了我們，出賣了整個民族，出賣了中華民國，我們應該打死他。

但是我們打死了他一個，是不夠的，他們一定有很多的同黨，我們要從他身上找出更多的漢奸來。我們要更嚴重地對付他。

羣 對了，我們要更嚴重地對付他，要他說出同黨來。

——我們要殺盡漢奸！

——我們要捉盡漢奸！

——我們要殺盡漢奸！

——我們要大家聯合起來檢查漢奸！

班 對了！我們現在是站在生死的關頭，我們不願意死，不願做亡國奴，便得和敵人拚命。大家不要怕，我們要齊心，同胞們！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羣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班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起來，打倒侵略我們的日本軍閥！

羣 打倒日本軍閥！

班 我們還要打倒狼心狗肺的漢奸！

羣 打倒狼心狗肺的漢奸！此時大家很可以圍起來參加合唱。

D $\frac{4}{4}$ 打倒漢奸

(激 憤)

5. 5 5 5 0 | 5. 5 6 5 0 | 6 5 3 1 | 2 3.2 5 5 0 |

打倒漢奸！打倒漢奸！他是帝國主義的走狗，

5. 5 5 5 0 | 5. 5 6 5 0 | 6 5 6 7 | i 6 5 i i i |

打倒漢奸！打倒漢奸！他是屠殺民衆的劊子手，

0 0. 0 0 0 | 00. 0 0 0 0 | i. i i i 0 | i. i 2 i 0 |

打倒漢奸！打倒賣國賊！打倒漢奸！打倒漢奸！

6 5 3 1 | 2 3 2 5 5 0 5 | 6 — 5 — | 5. 5 5 5 0 |

我們要爲民族的生存而戰鬥，打倒漢奸！

5. 5 6 5 0 | 6 5 6 7 | i 6 7 i i 0 i | 2 — i — ||

打倒漢奸！我們要爲民族的生存而戰鬥！

掃射

陳白塵

馬路上牆倒屋塌，靜悄悄地沒個人。遠處隱約見到沙袋等防禦物。附近傳來槍聲。

一羣難民從另一牆角後輕步掩上，東探西望，想逃過去。但又畏首畏尾，趑趄不前。

突然一聲槍響，大家都蹲在牆角下不動了。從遠處跑來兩個日本兵和一個漢奸。

日本兵一：（端槍衝過來。）什麼人，是？

（大家都退縮着不敢講話。）

日本兵二：（兇惡地挺着刺刀。）支那人！殺！

難民一：（挺胸。）我們都是逃難的！

日本兵一：唔？（轉頭問漢奸。）好人？壞人？——他們？

漢奸：（搖頭。）靠不住。難民專會搗亂！

難民一：（抗議。）我們都是好人！

漢奸：哼，好人——我看你們都是使衣隊！讓我來搜！（逐一搜食難民身上，搜不出什麼，隨手就是一拳，打倒在地。然後再加上一腳。日本兵更隨意用槍桿刺刀毆打着，難民們忍痛呻吟，不敢出聲。漢奸搜到一個抱着孩子的女人，便週身亂摸。）

女人：（驚叫。）哎呀！……

漢奸（嘻皮笑臉地。）嘿，媽的，還沒碰着哩，就疼啦？

難民一；（憤怒地衝過來。）媽的皮！你幹嗎？

漢奸：（轉身對他一拳，）你敢反抗？（對日本兵！）他要反抗！（日本兵槍刀齊下，將難民一打倒在地。）

日本兵一：好，你們敢反抗大日本？好！（再打。）

女人：（想衝過來救護。）哎呀！……

漢奸：（一拳推倒她）滾你媽的！（日本兵一二互相耳語。）

日本兵一：（舉槍向衆。）跪下！都跪下！

（難民都互相望着，沒有跪。漢奸跑來在每個人腿灣上一踢，叫難民們都順牆跪下。連仆在地上的難民一，都被勉強扶起，跪着。）

日本兵一：（向漢奸。）槍！你的！

漢奸：有！（掏出手槍。）

日本兵一：看好他們！——跑了一個，打死你！

漢奸：（拍胸膛。）好！交給我！（舉手槍向衆。）動一動，要你們的命！

日本兵一：（向二。）走，搬機關槍來，掃射！

（日本兵一二下。）

難民中老頭子：（驚惶地看看同伴。）機關槍？殺我們？

難民們：（驚惶失色。）機關槍！……

漢奸：（得意地。）噯，機關槍！——一排子彈，把你們都掃掉！

難民們：（驚叫。）哎呀！

（女人手中的孩子也哭起來。）

漢奸：（大叫。）別曬！

老頭子：（向漢奸哀求。）大爺！……大爺！……您不能救救我們麼？……

漢奸：放屁！不許講話！

老頭子：大爺，……可憐我們都……都是好人，都是無家可歸的老百姓，我們都

沒有犯法！……

漢奸：（暴躁地。）不許講話！不許講話！

（大家默然，向日本兵去處張望，有恐怖色。）

老頭子：（停一會又咕嚕着。）大爺！……

漢奸（不理他。）

老頭子：大爺，……我們不都是中國人麼？

漢奸：（大聲叱止。）放屁！——住嘴！

老頭子：（泣然淚下。）大爺，……你不是也有父母麼？

漢奸：（沒理他。）……

老頭子：大爺，……你不是也有兄弟姊妹，也有妻子兒女麼？……

漢奸：（大怒，）老王八！你再說！我打死你！

老頭子：（固執地，）我左右都是死了！大爺，你是中國人，我還是死在你的手裏

罷！我不願意死在日本人手裏！

漢奸：（氣得沒話講。）我偏叫你死在日本人手裏！

老頭子：唉！……我就死在日本人手裏罷！……可是，大爺，……你也有父母兄

弟，也有妻子兒女，您就不替自己思想麼？

漢奸：（向老頭子虛踢一脚。）放屁！

難民一：（向老頭子。）爸爸！你跟他說什麼！——他是漢奸！

漢奸：（對難民一狠狠地踢一脚。）滾你媽的！——放屁！

老頭子：（苦痛地。）大爺，你別踢他，看，日本兵來了，您行行好，先把我打死
了罷！我要死在中國人手裏呀！

難民們：您打死我們罷！我們……

漢奸：（恐怖而憤怒。）不許噪！……

（日本兵一二上，抬來一架機關槍。）

日本兵一：哇啦哇啦什麼事體？

漢奸：（吞吐。）沒有什麼。……

日本兵二：站開！（架好機關槍，預備放。）

日本兵一：（瘳笑着。）支那人！送你們回老家去！（叫口令。）一！——二！——

漢奸：（突然攔住。）慢點！……

日本兵一：（大怒。）什麼事體？——說！

漢奸：（指難民一。）除了他，是個壞蛋；別的都是老百姓，放了罷！

日本兵二：說什麼，你？

日本兵一：（盯住漢奸。）唔，你說的？——放他們？

漢奸：（陪笑。）是的，放了他們罷！

日本兵一：你要放他們？

漢奸：（笑。）是的，是的。

日本兵一：（隨手一槍，將漢奸打死。）狗東西！

（難民大驚。日本兵二扶機關槍。）

日本兵一：（踢開漢奸屍。）一——二——三！

（機關槍向難民羣掃射。一陣驚呼狂號之後，難民們全都倒身在自己的血泊中。）

（日本兵停了機關槍，癡笑着立起來，用腳踢那一具具屍首。踢到女人，女人還緊抱孩子不放，痛苦地呻吟着。）

日本兵二：這個，這個沒死！

日本兵一：（一刺刀戳進女人胸。）殺！

女人：（大叫一聲，倒身在別的屍首上。但孩子還緊抱在手中。）呀！……

日本兵一：（審視。）啾啾！用刺刀將孩子戳死，隨手高高地挑起來。大笑。）哈哈！

（孩子狂叫一聲，手足舞動了一下，死了。）

（女人聞聲自屍身上撐起，按住創口，想來奪孩子。日本兵故意退一步。）

女人：（狂叫一聲。）哎呀！……（又仆在地上。）

日本兵一：（將孩子摔在較遠處，）去罷！

女人：（再抬起頭來，向孩子屍身處爬去。）……

日本兵二：（等女人爬到孩子跟前，剛抱住他，便一刺刀戳死了女人。）哈哈！……

（日本兵抬機關槍下。）

（難民一漸漸抬起來頭。茫然四顧。慢慢爬到漢奸身邊，拾起他的手槍。）

難民一：（向觀眾。）諸位弟兄們！別再難逃了！逃難是死路一條！看見嗎？（指

屍首。）我們都是逃難的！逃到鬼子機關槍底下來了！逃，也是死。不逃，也

不過是死！——我們幹麼要逃？有一條命，不能跟鬼子拚一拚麼？

觀眾中應聲：對！拚一拚！

難民一：好！怕死的不得生，拚死的才得活！兄弟們！（舉起槍）誰要死裏求生，

就走，跟日本鬼子拚命去！

觀衆：（一擁而上。）走！跟鬼子拚命去！

（衆人隨難民一向日本兵處衝下。）

附記：戲是到這兒完了。但演戲者的工作並沒有完。大家隨難民一齊衝下去以後，怎麼辦呢？——首先，得把羣衆組織起來。所以，演完這幕戲以後，應該抓住羣衆情緒，隨即開個討論大會，進行一個民衆組織。——萬一做不到這點，起碼也得接着來一次演講，把這意思宣傳一下。演劇者的工作才能算完畢。

作者。

漢奸末路

姚曉時

時間：一九三七年八月中

地點：上海某租界

人物：

馬老寶——四十歲

紗廠男工——念多歲

小牛皮——念五歲

女工——十幾歲

談老三——三十七歲

救護隊員——二十七歲

搬夫甲——念多歲

羣衆

乙——念多歲

漢 奸 末 路

演出地點：是在露天，不拘何種形式：弄堂口或馬路僻靜處，或空闊市場上，或是

老虎灶附設的小茶館門口都可以。

戲開始時：馬老寶與小牛皮談老三並着肩膀，擠着頭，且談且走地過來，模樣兒很神祕，好像怕人偷聽似的，不時回頭左右盼顧。

馬 喂，你們瞧，那邊馬路上。

小 （手裏拿個衣包）他媽的，難民不少啊！

馬 （冷笑）哼，這批難民呀，大多數是紗廠工人，全是昨天從楊樹浦一帶逃出來的；直到今天還沒有收留他們的地方呢！（得意地微笑）

談 噫！這倒是個很好的機會。

馬 可不是嗎，所以你們現在混進去頂泰山，（註：滬語靠得住的意思）頂有把握；如果等他們有了收容地方，那就難了。

談 對了，而且還不容易帶他們走呢。

小 那末倒底我去還是老三去。

馬 我看……還是你們兩個人一道去，你呢，裝難民混進去，勾他們出來；老三，你就站在旁邊望風，（註：滬語守望的意思）看見難民救護隊裏的人，你馬上發給子（註：梳篦）切口其意即打暗號）給他！

談 曉得，曉得！有我在旁邊望風，包你沒事體；（對小牛皮）你儘管放大胆子幹着，祇要不露出馬腳來，那就準不會鬧亂子的。

小 我知道。老寶，來來，我們先來商量商量，你說，我怎樣可以跟他們交口呢？

馬 嘖，這還不容易嗎！

小 他們看見我是生人，也許不相信呢？

談 （偏要插嘴）噫！你先得要跟他們打熟了，就好辦了；我告訴你，你假裝也是個紗廠工人，他們如果問你，你就瞎說是什麼廠裏逃出來的，等到打熟了，然後你再用話試試看，比方說，像這樣沒有吃，沒有住，坐在露天風吹雨打的，總不是個好辦法囉；或者，造個謠言，喂，馬老板，我看可以造個這樣的謠言，就說難民收容所是騙人，是在外面騙錢，不會收留他們這班苦人的，他們這一聽啊，一定會急起來，那你便可以趁此引他們出來了。

小 （起先不服氣，後來也不覺點頭微笑）對了，假使一害怕，這事情就成功了，祇要再用「達拉司」去引誘一下，我看這班傢伙，十有九個會上我的勾；不過祇怕是他們聽了這個謠言並不急，操他媽，那可麻煩了！

馬 你要他們急，這還不容易嗎？

小 另外有什麼方法呢？

馬 作天大世界門口，不是從中國飛機上落了兩個彈彈下來炸死了很多人嗎？這個你們可以吹牛了，你可以說，這是中國飛機看準了丟下來的，有意要炸死他們，你還可以造謠言說，今天說不定還會來丟炸彈，這一嚇，你一定可以帶他們走。

小 這恐怕會給他們觸穿吧？

馬 傻瓜，這班東西懂個鷄巴。

小 好，我就去，喂，你們看我這個樣兒，像不像難民？

馬 他媽的，難道還得在你頭上寫着「難民」兩個字才像嗎！

談 哈哈，小牛皮你真是不懂吹牛皮啦。

小 你不要單門埋怨人，你自己也得提起精神來才成啦，嘴巴用我的，眼睛得要用你的了，可別老槍（註：即鴉片烟鬼）式的沉着臉兒打瞌睡，給他們拔出苗頭，（註：流氓切口意即看出破綻）可不是玩兒的。

談 啊唷，你放心好了；其實也沒有什麼可怕的，我看難民救護隊裏這班小鬼，都是些學堂裏出來的小孩子，這班傢伙不是頂容易對付嗎？不是我談老三吹牛，

小 咱們眼睛一霎嘴一歪，就可以把他們混過去了，你還把他們放在心上。你真——
小 咳，不是——

馬 (急燥地) 呵，得了，得了，嚙嚙個鷄巴，快點走吧；我在那邊小茶館裏，等你們回音，把上了勾的帶來見我；可是別找上了那些老頭兒。要那些年青力壯的才有用處，還有那些——

談 (見有人走來即打斷馬的話) 哼！有人來了，喂，小牛皮我們走吧。

馬 老三，(從身邊取出個紙包) 這個帶去。

談 這是什麼？

馬 你別問，你過去把這包裹的東西，順便放進難民喝茶的那個缸裏。懂嗎？

談 (會意地微笑) 哦，知道了。

小 (和馬互相使個眼色，便跟老三走了)

(馬老寶拿出香烟來，靠近牆角燃着了火，同時搬夫甲乙垂頭喪氣地上場)

馬 (突然地) 喂，

甲 (吃了一驚) 哦，馬老板。

馬 上那兒去？

甲 (苦笑) 那兒去，還不是空着肚子睡馬路嗎？

馬 (故意地) 你們家呢？

甲 家在虹口怎麼能過去，日本兵在那兒到處亂殺人

馬 我不是聽說你還有個老婆嗎？

甲 別提啦，前天早晨帶着我老婆，空着兩隻手逃出來，跟着很多難民一同想逃到租界上來；倒霉的，不想在路上偏偏碰到日本兵敗下來，殺不過中國兵的氣，就發在我們身上，對我們一陣亂殺，我和老婆就在大家亂逃的時候沖散了！我到處尋找，直到現在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馬 那末你現在預備怎麼辦呢？

甲 還有什麼辦法，過一天算兩個半天，弄到毫無辦法的時候，乾脆就上前線和日本兵拚了！

馬 哼哼。(冷笑)

乙 現在能够找點活幹祇要有口飯吃也就好了，偏偏連在租界上，找點小事情也難弄！

馬 要找工做，我想總可以，我這兒有很多事，正想找人幫忙呢，

乙 (大喜) 呵，馬老板，那末我也去好不好？

馬 好呀，不過隨便什麼事，我叫你怎樣做，你就得怎樣做，不能！

乙 自然囉，以前你馬老板雖然沒有找我做過，不過毛發(指甲)他是一向知道我的，我從來不偷懶？

甲 (冷冷地) 馬老板到底叫人幹什麼去呀？

馬 幫人家搬東西。

乙 在那兒呀？

馬 在虹口。

乙 唔，給人家搬家嗎？

馬 不是。

甲 是不是又給人運米？

馬 唔，不過不全是運米，另有許多別的事情。

乙 這個，運米是從虹口運到那兒呀？

馬 不是虹口運過來，是從曹家渡五角場運到虹口云。

乙 虹口還有誰家要米？

馬 你去就去，管它呢！到了那邊還有別的事情呢。

甲 (對乙)阿唐，我們走吧，

甲 我……(微搖頭，叫乙別去，乙不懂甲的意思)你不走嗎？我先走了。

馬 (恨恨地對甲)毛發，你要怎麼樣？

甲 我——我想去找我的老婆呀！(回身就奔)

馬 (厲聲)喂，慢着。

甲 幹什麼？

馬 我有話跟你說。

甲 現在就快說吧。

馬 你到那兒去找你的老婆。

甲 那邊有批難民，先過去看看再說。

馬 我想不會有的，你們不是在虹口走散的嗎？我看你就跟我到虹口去找她吧；你

——如果肯做工那邊有二塊錢一天，不是很可以賺點錢嗎？

甲 我不去。

馬 怎麼，你不想找工作嗎？

甲 這種事我不幹！

馬 那末運米你不去？

甲 (搖搖頭)

馬 你不要不識時務呀，這時候不弄點錢，往後想到錢用，就沒有機會了；我倒完全爲了你想法子，我自己不過做個中間人，老實說沒有多大好處的。

甲 你的好處，我管不着，我不願幹，我不想發財，所以我不去。

馬 你不想發財？那末你以前怎麼會跟我們去運米呢？

甲 (憤怒起來) 以前，以前我不知道你們幹什麼勾當，誰知道我們搬運的糧食是買給東洋人的，我們以爲叫我們搬運米糧的，一定是位大老板，誰知道原來是個大奸商；早知是給漢奸利用了當走狗，甯可餓死也不願幹！

馬 (冷笑不止) 啾啾！甯可餓死也不幹，真的起挨來餓，恐怕沒有像這樣說的漂亮了吧？

甲 還有什麼漂亮不漂亮，現在不是已經餓着肚子嗎？啾，別聽我人窮，志氣可並不窮，爲了錢，橫着良心去當走狗，那可不算人！

馬 (氣極) 好，很好，我聽着你；以後你可別想在上海找工做，你如果還想在這個

碼頭上要飯吃，哼！那可不要碰着我，老實告訴你，有我馬老寶在這兒，你可別想活！

甲 你不讓我活，你有什麼法寶，你可使出來。我在這兒等着瞧你；要不然，請你先瞧瞧我的顏色。

乙 毛發，你也要這樣戀。

馬 你打算怎麼樣！（逼過去）

甲 我！我要你死，（說着搶上一步，把馬的帽子搶在手裏）這就是你當走狗的證據，阿唐你快去叫警察去。

馬 你敢。（急急摸出手槍）你們要命嗎！誰如果活的不耐煩，就去試試看！（甲乙被逼後退）你的顏色呢？拿出來呀，（此時前面難民隊裏忽然有亂哄哄的聲音，馬慌急，）快把帽子給我，（甲不肯交還，馬更逼近，）接着談老三隨着一片喊打聲逃上）

（後面羣衆聲音！抓住他！別讓他逃了，追上去啊！）

馬 （拖住談）老三怎麼了？

談 糟了，糟了，出毛病了！

(甲乘機奪馬的手槍，馬與談圖逃被甲止住)

甲 不許動，誰想逃就叫你們都死。(紗廠男女工人與羣衆上場)

女 (指談)就是他，就是他。

甲 朋友們，他也是，他是條大走狗！

衆 打呀，打死他！(擁上去)

甲 慢，朋友們，這條狗太可惡了，讓我先來講給大家聽聽：他的名字叫馬老實，是個管搬運工人的包工頭，一向在虹口匯山碼頭這些地方，替東洋人招工運貨的；近來上海有些奸商把糧食買給東洋人，也是他包運的，前幾天，他叫我們到曹家渡萬順米店裏，裝運了兩卡車米到匯山碼頭，當時我因爲不曉得，所以上了他們當；今天我在這兒碰到他，這狗又想引我去，還說什麼到虹口幫東洋人做事情，有兩塊錢一天，他想用錢來引誘我們，還想威逼我，你們看可惡不可惡！現在他的手槍已經奪在我手裏了，還有他當走狗的證據，也在我手裏，現在你們大家看看，這走狗的證據（高舉起手裏的帽子，在帽子的裏層的頂上露出一紅的圓點）

女 哦，原來他們是一夥兒；這老槍也是個壞蛋，我親眼看見他，把一包包藥粉偷

偷地放進那邊的茶缸裏面去。

男 好狠的心！他媽的，想毒死我們難民嗎！（把談打在地上）

衆 （擁上去）打呀，打呀，打死他們啊！（此時難民救護隊員上場）

救 什麼事，喂，大家不要瞎打！

衆 （亂做一堆，祇顧亂喊亂打）

救 （拚命擠進人叢裏，大嚷着）大家不要打，聽我講話，喂！不要亂！（把大家攔住了）諸位，我們先應該問問明白！

男 （不服氣）已經很明白了，確實是漢奸，還問什麼！

救 不，不對，既然知道確實是漢奸，那就更應該問得詳細一點；因為這班漢奸，決不就是這一兩個，他們一定還有許多同黨，而且或許會有漢奸的機關，假使你們馬上把他打死了，那末什麼也問不出來了！所以現在既然抓住漢奸，必須叫他招出來，他們的同黨，他們的機關，然後我們可以一網把他們打盡。

衆 對哪，叫他們招出來！

男 快點招出來

談 我——我是不知的。

女 他是下毒藥的。

甲 他們是一夥；他是招工的工頭，一個大漢奸！他一定知道。

敘 叫他先講，他們的同黨在什麼地方？

男 講，快說！不說嗎？不說老子就打死你！（說着就打）

馬 啊呀！別——別打呀，我說我說。

敘 讓他說：你的同黨呢？

馬 就祇曉得一個。

敘 到那兒去了？

馬 他混在那邊難民裏面。

女 混在難民裏邊幹什麼？

甲 不是招工，定是下毒藥！

談 是不是招工！

男 （猛然大悟）啊呀！

敘 諸位別吵我還有話說（衆漸靜）諸位，請鎮定一點，聽我幾句話，我們前線的勇士們，整天整夜的在跟敵人拚命；我們後方的民衆幫助政府來偵查奸商，制

裁漢奸，本是應盡的義務；但是，諸位，我們不能這樣瞎幹，這樣的亂打是沒有用的，我剛才已經說過，漢奸走狗決不會祇有這一二個人，他們有同黨，有機關，所以我們要一網打盡它；不過這樣還是不夠的，我們應該更退一步的想想，爲什麼一樣是中國人有的會變成漢奸呢？能够明白了這一層，那纔能够找到清除漢奸的最根本辦法，但是要做到這一點那必須要發揮我們民衆與政府共同的力量，我們大家必先組織起來，有計劃，有指揮的去幹；才能使漢奸走狗無機可乘。假使你們這樣祇曉得拳頭痛快，那有時候甚至於錯打了好人，這就反而給敵人笑話了！

衆 對的我們要組織起來，打倒漢奸，

救 諸位，但是我們也不必大家全去打漢奸，我們可做的事情多着呢？你們瞧，那邊馬路旁邊不是有很多難民嗎？但是諸位，這還不算多，還有幾千幾萬像這樣露宿在馬路旁弄堂裏或是流浪在街頭，掙扎在敵人手裏，受難的同胞，這不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嗎？這些同胞不是很可能受敵人的利用嗎？諸位，剛才就是個很好的教訓，假使我們的避難同胞，也有組織，有訓練的話，那末剛才混在裏面招工的那個漢奸，一定逃不了，大家也決不會弄得亂哄；所以我希望諸位

趕快的組織起來，每人就近自己的職業，環境，技能，找一項後方工作來訓練自己；那末我們民衆才能和前線將士們連成一氣，才能應付中華民族的死生關頭，才能爭取我們最後的勝利！

女 先生我不願意在這兒當難民，白吃飯不做事，我願意帮助大家做事情！

男 我要去跟敵人拚命，請你把我送到前線去！

衆 把我們組織起來，我們大家要工作！

救 諸位，請你們靜靜，你們要知道，這兒是租界，在租界上是不許我們開會演講的，現在我們再不能多講了；諸位既然都願意組織起來，那就請各自去加入別的團體，或是自動的組織起來，現把在漢奸交給巡捕，移解到公安局去辦理，大家快走開吧，（飛機聲）諸位，敵人的飛機又在我們頭上了！我們別集在一起，大家各自散開！

省 一 粒 子 彈

尤 兢

街頭，一個公共茶桶邊，兩三個難民在拚命地喝茶水。弄堂口擠滿着難民，老難民和婦人小孩。

難婦（抱着孩子）阿困，阿困！

老人 怎麼樣？

難婦 小阿困餓壞了！

老人 唉，怎麼辦呢！你的奶水還是一點也沒有麼？

（難民婦搖頭）

難民（在茶桶邊）給點水他喝喝吧。（倒水來餵）

老人 謝謝你！喝了沒有？

難婦 這麼小的孩子，那兒會喝水呢？

老人 唉，怎麼辦呢？

記者（走過這兒）你們是那兒逃來的？

老人 先生，我們是虹口。

記者 才逃出來麼？

老人 開火那一天沒有逃得出，在家裏躲了幾天幾夜，沒有吃過一點東西，昨天東洋赤老放火燒房子了，方從炮火底下爬了出來。先生，可憐呀，東洋赤老真黑心！我的兒子，小阿罔的爺，逃在後面給東洋兵追上來一刺刀就，就死了！唉，連叫我一聲爸爸都沒有叫出來，就，就……（哭不成聲）

行人 （嘆息）唉！

記者 老伯伯，你不必太傷心，好好兒養養這孫子吧（對難民婦）你們爲什麼不早點搬家呢？

難婦 我們早就想搬家的，賣燒餅的小三子勸我們不要搬，我們就……

老人 媽的，全上了小三子的當！

難民 小三子這傢伙的娘舅跟東洋赤老有來往，他看見人家搬家，就說不要緊，不必搬家，中國兵怕吃敗仗，不敢開火的。

行人 中國兵不敢開火？現在開火了，而且是我們打勝了！

記者 你們不應該相信小三子的話，早點逃出來就好了！

老人 是呀，我們中國兵天天打勝仗，東洋赤老吃了敗仗就放火，現在虹口快要打

平了！行人圍着看的聽的漸多，一個穿黑衣服的人擠進來）

黑衣（問行人乙）虹口打得怎麼樣了？

行乙（指難民羣）他們方從虹口逃出來，你問問他們看……

黑衣 你們什麼時候逃出來的？中國兵打到那兒了？

老人 虹口快打平了。中國兵就要把東洋兵打光了。

黑衣 真的麼？這樣快？

行甲 匯山碼頭搶過來了，東洋烏龜只能跳黃浦了！

黑衣（問難民）那末你們爲什麼還要逃出來呢！

難民 東洋人見房子就燒，見人就殺，把我們的衣服剝了去他們自己穿了逃走……

記者 我們大家要留心，當心東洋烏龜混在難民淘裏！

（各人互相對看）

難婦（看手裏的孩子）阿囡，——阿囡！（哭）

老人（含淚）死，死了麼？阿囡——！

難婦（大哭）——！

老人 死，好，阿囡，你死在娘懷裏，總比給東洋兵打死的好！

(難婦拋下死孩，走)

老人 阿囡娘，你那裏去？

難婦 我也不要活了！

老人 阿囡娘，你還年青，我去吧，我這條老命，反正是……

行人 (拉住) 你們這樣有什麼用呢？

老人 (瘋了一樣) 我要去替我兒子孫子報仇！

行甲 我們的軍隊打勝了，替大家報仇！

老人 我要報仇呀！

(跌倒)

難婦 公公！公公！

衆人 (同時) 唉！(圍攏去)

(黑衣人乘勢放點東西在茶桶裏)

難民 (先前那一個) 倒點水灌灌他吧？

衆人 快，快點倒水來！

(黑衣人閃在一邊)

(難民正要倒水，行人丙跑上來阻住他)

行丙 慢慢兒，這水不能喝！

衆人 爲什麼？

黑衣 啊，飛機，飛機來了！

(大衆抬頭看，黑衣人將走)

行丙 沒有飛機，(一把抓住黑衣人)漢奸，打漢奸！

衆人 呀——！漢奸？

行丙 近來不是常有漢奸下毒藥麼？他放了毒藥在這茶桶裏給我看見了，他就造謠

說飛機來了，想乘空逃走……

黑衣 呃，我看錯了飛機。呃，你老兄也別看錯了，我是好人，呃……

行丙 (一計耳光)老子就看出你是漢奸！

衆人 打，打死漢奸！

記者 慢點，不能隨便打人！讓我搜搜他身上，看看有沒有漢奸的證據！(搜身上，一個日本銅板！)(搜帽子裏沒有什麼，扯下腰帶上一條毛巾)這上面有一個紅線
的日本字！(罵)你這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你這漢奸！你這比狗也不如的東西

「你的父母不是中國人麼？你的祖宗不是中國人麼？你爲什麼要做漢奸！你說呀，爲什麼做漢奸？」

難婦（把孩屍扔上去）你這沒爺娘養的絕子絕孫的胚子！

衆人 打呀，打死漢奸！（大打）

（童子軍兩人跑上來）

童軍 什麼事情？

衆人 打死你這萬惡的漢奸！

童軍 漢奸？交給……我們，送去槍斃！

（拉）

衆人 槍斃漢奸！

（漢奸被拉走）

難婦（追上去，跌倒，在地上，一口咬住漢奸的腿）我要咬死你！

衆人（拍手同聲）好！咬死漢奸！省一粒子彈去打日本帝國主義！

往那裏逃？

侯 楓

時間：八一三後的某一天

地點：難民收容所

人物：訓導員

老商人

其 妻

青年工人 難民

少 婦

女 孩

——這些人物，全都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砲火下逃命出來的難民，也是某一個收容所裏幾百個難民中的幾個，一種共同的生活，使他們互相認識，攀談起來了。這是再自然沒有的事。因此，這個劇本的演出並不需要什麼舞台和前幕，因為整個的難民收容所，就是我們現成的舞台啊！

——開始的時候，小孩在唱歌：

「……現在我們應該奮起，奮起，奮起成爲抗敵救亡的主力，

我們不是難民，

我們是抗敵救亡的主力。」

訓導員拿着一份報紙走過來。

老：先生 今天報上有什麼好消息？

訓：今天嗎？我唸給你聽吧：『血戰一場，蘆藻浜的日軍完全肅清……因此，敵人在虹口一帶縱火，阻我軍前進，延燒塘山路及百老匯路等處，數千民屋，盡成焦土。……』

老：先生，你說塘山路那一帶都給燒了？

妻：唉！我們的家不就完了嗎？真是，當時叫你多帶點東西出來，偏不聽，現在給燒光了……

老：誰不願意多帶點東西出來？實在是不能夠帶，逃得了命就算運氣……

青：哈哈！這就叫做「下水要命，上埠愛銀」。

妻：就算你運氣 等着做一輩子無家可歸的難民！我早就說：虹口危險，我們還是

設法搬吧！老是不聽，還說什麼百老匯路是租界，絕不爲有什麼危險；就是「一二八」時，也很平安，好！現在怎樣，東西全給燒光了，剩下這麼一個光棍，平安！」

訓：好了，好了，別再噪了，再噪下去，給燒掉了的東西也不會還。送到你的面前來，現在國家民族已到了危難的最後關頭。不抗戰則等於坐而等死。人家都有槍的拿槍，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供獻一切給國家，爭取民族的生存，你就算犧牲了那麼一點東西，又算得了什麼？

青：這先生才說得是！你們犧牲了那麼一點東西，算得了什麼？別的不說，就告訴你們一個故事吧！這是我親身的經歷。當我前天從楊樹浦逃出來的時候，日軍正被我們的軍隊趕到外虹橋，在衝鋒肉搏，使得逃難的一羣人不得不在兩旁的屋簷下暫避，在砰砰地機關槍聲，我看見東洋鬼子像兔子一樣的逃，中國兵受傷倒下去的也有好幾個；那時候，在我們這一羣中，有一個抱着一個未滿週歲小孩的婦人。高喊着：「快！咱們的兵士受傷了，大家來扛，快點來扛……」把懷里的孩放在路旁，跑向前去，大家也跟着去，終於把幾個受傷的兵士扛到屋簷下來，細心地給紮好傷口。後面的隊伍趕上來，把幾個傷兵扛回去時，才

發覺放在路旁的小孩已經死掉了，於是大家都安慰她，她却很鎮定的說：「小孩子要他幹嗎？這次我們要是打敗，亡了國，那就什麼都完了！……雖然她的眼睛在流淚，當時我也給感動的眼眶裏熱利地，我想：一個婦人家還能知道保衛祖國，想不到你們竟還會爲了那麼一點點東西，在這難民收容所裏吵起架來。」

婦：這件事我也是親眼看見的，因爲我們也是前天那一個時候逃出來的，不過我覺得那個女人也未免太狠點，就那樣捨得一塊雞骨肉！

孩：媽！你說的是王先生？她在學校裏教我們體操，還教我們許許多的歌。告訴你，她就住在我們隔壁衙堂裏。

婦：嗯！

訓：是不是那一個今天走了的穿藍布旗袍年紀很輕的……

孩：對哪。她是我們的先生，她今天已經走了。她對我說：她要上傷兵醫院當看護去。

青：那才真是一個刮刮叫地中國女人。

訓：但是要大家能够抱着這樣的決心才行啊！

老：像這樣的女人確是難得。

妻：難得不難得，與你什麼相干？我看這些話還是少說點好。喂，我問你現在我們

打算怎麼辦？

老：怎麼辦？先生！你看這次的戰事大概什麼時候才可以結束？

訓：什麼時候可以結束？這恐怕誰也不能說得準定。不過，現在是誰也知道：這次的戰事。是中國全面抗戰的開始，非達到最後的勝利戰事是決不會停止的。

妻：照你說來，上海不是要永久亂去麼？

婦：不會的吧？昨天的報上還記載着：英國準備向中日兩國提出劃分上海為中立區的消息。因為上海是一個外人雲集的大商埠；也是國際關係最複雜的一個地方，英，法，美，各國一定會出來交涉使雙方停戰的。

老：這話說來也很有道理。

訓：英國等爲了保護他們在上海已有的特殊利益及其財產，當然有這麼一着，提出什麼劃分中立區的把戲來，但是，我們要知道；這在貪心無厭的日本，是絕對沒有接受之可能；在我們中國方面，當然是更用不着提，誰願意把辛苦得來的東西，白白地交給別人呢。因此英國的這所謂中立區，除用武力使其實現外，

不然是辦不到的。假定這中立區到了用武力來使其實現的時候，則世界大戰也就跟着爆發了。那個時候，還有什麼劃分中立區不中立區？所以，無論怎樣說：上海總是一個危險的地帶，戰爭的最前線。

孩：媽！王先生也是這樣說呢。

老：那麼，照你說來，上海是不會安甯了？

訓：總而言之，除了我們把敵人攆出我們的領土以外，上海保持安甯是不容易的事。

老：不是說；上海的國際關係複雜，至少租界……

青：租界又有什麼鳥用？虹口又何嘗不是租界呢？現在却給東洋兵在敗退的時候，縱火焚燒了！

訓：正因為上海的國際關係複雜，才能保得安寧，如果是在完全由我國政府負責治安的地方，特別是中原各省，雖然在抗戰的行進中，或者還可能獲得「戰時如平時」的現象。

老：先生！那麼我們留在上海的怎辦呢？特別是給砲火打得一無所剩的我們。

妻：我看三十六着，還是逃爲上着。祇可惜我們那些東西。

老：逃？像我們這樣子，往那里逃？

婦：真的，往那里逃呢？現在局面還是亂烘烘的。不要說我們是從戰區逃出來，沒有錢；恐怕這個時期，就是有錢的人，也不見得能逃到那里去呢，水路沒有船隻來往，火車又是不一定開……

孩：媽！我們不要逃，我要留在上海殺東洋人啊！

青：對囉，我們幹嗎要逃？

妻：那先問你自己好了，幹嗎要從楊樹浦逃出來？

青：我從楊樹浦逃出來，倒不是怕死，是不甘心給東洋鬼子拉去當差使，幫他們殺自己人啊！

妻：好了，無論怎樣說，你到底是和我們一樣的住在這難民收容所裏啣！

青：我因為是外方人，在上海做工的日子又不長，沒有辦法才投到這里來暫住，再設法找我的工作去，你以為我是怕死逃難？告訴你吧、無論是前線的救護，或是其他的工作，我全都願意幹，幾年來受了東洋鬼子的欺凌，我決與東洋鬼子誓不兩立……老實說一句，我雖然是書讀得不多，然而對於社會事，我倒還可以明瞭。剛才這位先生不是說過了「這一次是中國全面抗戰的開始」，這話，

一點也不錯，現在除了上海，華北都在打外，青島，汕頭，廈門也全都成爲戰時狀態，戰事的爆發，恐怕不能避免，就祇是時間的遲早吧了，所以，我說，在這樣嚴重的時候，大家要做點有益於國家社會的事。我們不應該逃？我們幹嗎要逃？

老：這話倒也不錯。現在我們的東西，全都給東洋鬼子燒掉了，剩下這麼一個光身子，往那里逃呢？

孩：媽！我們不要逃呀！我要跟王先生去做事，她說，我們雖然不能夠拿槍上前線去，但是在後方等着我們做的事還多着哩！最少我們可以到傷兵醫院去做看護，或者做其他的事，我還可以唱歌給傷兵聽。

婦：嗯！孩子！你的年紀還小呢。

孩：不，媽！王先生說：現在大家都應該做事，年紀小的，也有年紀小的事可以做。

老：但是，話又說回來，不逃又怎麼辦呢？

妻：難道說我們就這樣的在這里做一輩子難民嗎？

訓：這倒不是這樣的說法，所謂往那里逃？那是說明了在這全面抗戰的時期中，什

麼地方全都是——樣有爆發戰事的危險，那我們就得找個比較熟悉的地方，做點有利於抗戰的事體，不要逃到生疎的地方去變成真正的難民，這也就是不應該逃的意思，當然我們不願意也不應該，就這樣的停留在這收容所裏。

老：那怎麼辦呢？

訓：像目前上海戰事的展開，真不知道要拖延到多少時日；工廠停工，商業停業，三百五十萬市民，失業的恐怕在三分之一以上，我們既已抱定抗戰到底的決心，就不應該坐視因戰爭的影響而使大部份有生產能力的人失業，流浪街頭，再說像我們這些從戰區逃出來的人，目前是不但不能生產，反而要靠人家來養活。這在短時期或可不生什麼問題，若說長期抗戰，那可就不行了。因此，現在應該由每一個留滬的各地同鄉會資助一部份老弱的回籍，同時應該設法把留在上海的各工廠的機器生財，分別遷移到內地去，才可以把熟練的工人集中起來，有組織的出發到內地，去繼續生產，拿來補充我們抗戰的力量。

婦：但是現在上海大部分的交通都已斷絕了，就只有火車在斷斷續續地開，那能容得了這麼許多人？

青：聽說上海的慈善團體及各地同鄉會已向政府請求，在不妨礙行軍的原則下，恢

復後方的公路鐵道以及內河航運的交通，一面護送各工廠的機器生財，分送別到各個安全的地帶去；一面則可以盡量地遣送難民回籍。

老：這點我也聽說過，但是，不曉得結果怎樣決定？

婦：我想這是應該早點決定實行，不然，不只是影響前線的戰爭，後方的治安，就是一就是我們這些難民的生活也太慘了！

孩：媽！你不要擔心，王先生說：她今天會來看我們，並且給我們設法找事體做，我要留在上海做事。……

訓：看！今天的報上，不就登載著關於這項事體的決定嗎？

老：那麼，就請你唸一唸給我們聽。

訓：好吧，我就唸給你們聽：「戰時工業生產管制，各團體商具體辦法，呈請政府督促工廠加緊生產。本市總工會，鑒於國家存亡，已臨最後關頭，為集中全滬工人力量，準備貢獻國家起見，特宣告如下：在此非常時期，對工業生產，須有嚴密之管制，使其『戰時如平時，平時如戰時』故我人應該使各種重要生產，不因戰時而中斷停頓，後方準備不固，則影響前方士氣甚大，當即議決：（一）由各團體分別呈請政府，對主要工業生產之工廠，應繼續生產，督促實施

。(二)非主要工業生產之各廠工人，年在十六歲以下，四十五歲以上者，由廠方酌給川資，遣送回籍，其餘工人，概由廠方登記編置，担任後方工作，不准自由回籍。」

青：那是再好沒有了，我決定留在上海幹，無論是前線或後方，我都願意，只要是向東洋鬼子拚命。

老：那麼，我們這些做小生意的呢？

妻：那麼，我們就這樣呆在這裏待？

青：誰叫你們呆在這裡待呢？現在我們大家至少應該有自願的能力，不要事事等人來幫忙。比方說，我們今天所談的「往那里逃」？我們在明白了我們不應該僅僅是逃命，同時也不會有安全的地方好逃，而是應該為整個的國家民族着想，決定我們的去處及工作之後，就應該馬上各自向總工會或同鄉會，慈善團體去登記，便我們大家都有工可做，有飯可吃，我們才能抗戰到底，獲得最後的勝利。

訓：這是一點也不錯。我們現在應該早點設法脫離這難民的生活，各盡所能，去爭取民族的生存。因為現在確是沒有給我們逃難的地方了，而且我們也不應該這

樣想 所以，能够担任工作的就留在上海，老弱的就該分頭向家鄉去。

老：但不曉得我們的同鄉會是不是能够送我們回去呢。

訓：當然可以，你們廣東同鄉會早已租定了船，你們可以快點去登記。

妻：還不快去？

老：好，我就去。

婦：那末我也去看看，小娟，你跟這位伯母在這兒玩一會兒。

青：先生，你預備幹甚麼事呢？

訓：無論甚麼，只要是有利於我們抗戰，有益於我們的國家，就是出生入死的事，

我都願意幹。因為現在的中國是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了，我們應該抱有犧

牲的決心，一切的工作，行動，都要以國家的利害為依歸。

青：對囉，我們不應該商量往那裏逃，我們應該手攜手地走上抗戰的前線，各盡所

能，供獻一切給我們的國家。

訓：我們分頭的做吧，「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現在我還有事體要去辦，回

頭再談吧！

孩：（唱）「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我們原不是靠養活的難民，難道還要等

人家來救濟。只可惜，東洋鬼子不講理，縱兵放火，把我們欺，現在我們應該奮起，奮起，成爲抗敵救亡的主力。

當 兵 去

胡紹軒

時：蘆溝橋事變兩月後的某日下午。

地：離開城市不遠的鄉村。

人：怒吼劇社歌詠隊男女隊員若干人。

領隊一人。

一個十三歲的小孩。

一個六十餘歲的老翁。

老翁的女兒——十五六歲。

一個壯年農夫。

農夫的母親和妻子。

幕：在鄉村，一條大路上面，怒吼劇社歌詠隊宣傳隊的領隊帶着一羣男女隊員，打着一面「怒吼劇社歌詠隊」的旗幟，很整齊的在那裏一步步的走着。口中不時地唱着「義勇軍進行曲」「上前線」「犧牲已到最後關頭」「救亡行進曲」等歌聲。後面跟着一羣人，男的，女的，大的

、小的。他們走到一個比較寬一點的地方，發現一個大約只十二三歲的小孩提着一隻舊箱子，背着一個大包袱，從對面很倉惶地走了過來，大概是走急了的原故吧，突然他跌了一交，於是包袱從他背上溜了下來，箱蓋也跌開了，裏面的東西也都滾了出來。這一邊的人，看得很明白。那小孩發出幾聲「哎喲」的呻吟，怒吼劇社歌詠隊的領隊即忙跑了過去。大聲說：「你慢慢的走呀！何必那樣慌呢？」說着，走到小孩的跟前，把他扶起來坐着。替他揉頭上的疱。這時候，歌詠隊的隊員和後面跟着的一羣人們都跑了攏來，圍成了一個圓圈。小孩還在呻吟着，哭泣着。領隊安慰他說：「別哭，過一下就好了的。你走路慢一點哪！」小孩伸直了腿子，「喲！痛！」「怎麼，腿子也跌傷了嗎？」領隊又去替他揉腿子。有一位女隊員在替他收拾地上的東西。——衣服，鞋襪，牙刷，零錢，和筆墨課本之類。這時候，圈子外面的人一層層地加多了！

領隊：（把小孩扶了起來）起來走走！

小孩：謝謝你，先生！

（領隊扶着小孩在圈內走着，小孩的腳有點微跛。）

領隊：好了些吧！

小孩：謝謝你，好了些。

領隊：你以後走路走慢一點呀！

小孩：不是，先生，我要進城去趕車。

領隊：趕車！

小孩：是的，我要趕今晚頭班火車。

領隊：你要到南方去嗎？搭車的人很多呀，沒有大人引你嗎？

小孩：不，我要到北方去。

領隊：到北方去！你知道嗎？北上車不賣票，是兵車，這些時都在專門運兵。

小孩：我知道，我聽見人家說過。我就是耍搭兵車，我要當兵去。

領隊：（驚）當兵去！（停止了脚步，將他仔細打量了一下）你有多大歲數？

小孩：十三歲。

領隊：十三歲怎麼能去當兵？你家裏的人呢？

小孩：（流淚不語）

領隊：你父親呢？

小孩：……

領隊：你有沒有哥哥？你母親准你去嗎？

小孩：（掩面哭泣）

領隊：你爲什麼哭呢？別傷心！有什麼事情也可以對我們說說。

小孩：（傷心地）我的父親死了，我的哥哥也死了，我的母親，……哦？（他又掩

面哭泣着）

領隊：（拍着他的肩膀）小朋友，你別傷心；你說吧，有什麼困難的事情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也可以儘量的幫忙。你的母親怎樣？

小孩：先生，你看我多麼可憐啊！前半個月的時候，我在上海唸書，跟着我的父親和哥哥一路過活。父親在一家工廠裏做事，哥哥在先施公司裏當店員。——

先施公司是上海頂大的一個廣貨舖。你先生是知道的。——每月一共有好幾十塊錢的收入，除了寄一部分錢回家給母親和嫂嫂們外，其餘的錢就供給我唸書和三個人住在上海的房租，衣服，和伙食。一家人雖住在兩處，倒很快活。有時候，母親嫂嫂們在家裏閒着無事，就替人家做做衣裳，打打襪子，

還可以賺一些錢；她們賺的錢就都存起來。母親說：有點存款，將來就是父親和哥哥沒有事了，也不會餓死。兩三年來，一家人就是這樣的活着。

領隊：這個很好呀！

小孩：誰知有一天下午，我還沒有放學，——我小學才畢業，我剛在中學一年級。

——在課堂上，我聽見窗戶外面有一位先生走過，彷彿對着另一位先生說：「你聽見嗎？日本鬼子多可惡，剛才在先施公司上面丟了一顆炸彈，打死七百多。」全課堂的人都嚇呆了。我聽見「先施公司」四個字，我就想到我的哥哥，我像瘋子一樣，我跳了起來，我不顧一切的跑出了課堂，跑出了學校門，我叫了一部車子一直跑到我父親的工廠裏去，我想把這個消息先告訴父親，然後再和父親一路到先施公司去，打聽我哥哥的消息。

領隊：會着你父親沒有？

小孩：一走進門，就聽見那個守衛的兵士說：「你又來找你爸爸嗎？他出去了。」

我不相信，我一直跑了進去，我拉着我父親的一個朋友問：「李伯伯，你看見我的爸爸沒有？」他說：「他今天下午請了假，說是有件事情，要到先施公司去找你哥哥去。」

羣衆聲

「該因的！
糟了！」

領隊：真糟了！

小孩：我聽了他的話，我真要哭了。我忍住哭，我又一口氣跑到先施公司去。那裏有許多人圍着，警察和防護隊的人都不讓我進去。那高的房子都炸燬了，到處都是死屍，還有幾個火頭在燒着，冒着黑煙。我只好在外面到處打聽着。聽見人家說，炸死六七百，打傷一千多。我就希望我的哥哥和父親僅僅只被打傷。後來又聽見一個人說：打傷的都是外面走路的人，在內面做事的和買東西的人統統都被打死了。我聽了這個話，我的心又冷了一大截。後來我又想：也許那個時候，父親把哥哥約回家去了。李伯伯不是說我父親去找哥哥有事的嗎？

領隊：是呀！

小孩：我又即忙回家。回家時在門口碰着同屋的王太婆，我還沒有問她，她就對我說：「阿林，你找着了你爸爸沒有？你哥哥該沒有危險吧？」我聽了這話，

我的心又冷了。我只有哭，我跑到房裏到處找，找不着父親，找不着哥哥。只在桌上找着一封嫂嫂寫來的信。信上說母親病得很利害，叫我們趕快把一個人回去。啊！我的媽呀！我的父親大概就是爲了這個事情去找我哥哥的吧！他真死得冤枉！

領隊：冤枉！

小孩：他真死得可憐？

聲：（在小孩的後面）可憐！

小孩：（轉過身）可憐嗎？先生！第二天一早，我跑去認屍，在那四百多個屍首裏面，我找來找去都找不着。後來又聽人家說，其餘的兩百多人都炸成粉碎了。可憐，連死都落不着一個死屍！（流淚）

領隊：（應聲）連死都看不到一個死屍！真傷心！

小孩：傷心！我坐了十幾天的難民船，回到家時才傷心呢。

領隊：（急問）怎樣？

小孩：（傷心地）我回家時，我母親已經死了，她不是病死的，她是給日本鬼子的飛機炸彈炸死的。（痛恨大聲咬牙切齒）日本鬼子喲！

羣衆聲

日本鬼子！
日本鬼子真可惡！
他媽的！

小孩：我家的房子炸成了一片焦土，我的嫂嫂也死在裏面。（以手揩淚，略停）先生！請你幫幫忙，告訴我在那一個地方上車，（準備提東西）我要走了！

領隊：那兒去？

小孩：當兵去！

領隊：當兵去！你不能，你不能。

小孩：（提起東西準備走）我要去！

領隊：（抓住他）不能，不能！

男女
隊員們

不能！
不能！
不能去！

（小孩還要走，歌詠隊的隊員們攔着他。這時候有一個老翁，托着一隻旱烟袋，從人叢中擠了進去。他拖住那個小孩。）

老翁：你這個小孩，你要聽話。這位先生叫你不要去，你就不要去啦！

領隊：（與老翁打招呼）是的，（對小孩）你不要去！

老翁：當兵有什麼好呢？我的兒子，今年二十五歲了，這回規定要他去當兵，我都不要去呢，我叫他逃到城裏去了。你這個小孩，真是……

領隊：（把眉頭皺了一下）我的意思是，（馬上轉為一個笑臉，對着老翁。）哦！我還

忙記請教，這位老前輩貴姓是，……

老翁：（笑着臉 很客氣地）不敢姓吳，口天吳！

領隊：哦，是，吳伯伯，

老翁：（拿着煙袋，略略拱手）豈敢，豈敢。

領隊：我的意思是……

聲音：（急）爺爺，爺爺！

領隊：（話被打斷了）誰？

老翁：（對領隊）是我的女兒。（抬頭喊）在這兒，有什麼事？

（一個鄉間女郎從人空裏擠了進來，穿得雖樸素，但很整齊。）

女：爺爺！我到處在找您！（哭）

老翁：哭什麼？

女：爺爺！（哭）

老翁：（要發怒的樣子）說呀！

女：（跑到老翁的跟前，抱着他，望着他的臉。顫聲）爺爺！哥哥死了！前次城裏被日本鬼子飛機轟炸的時候，死了三四百人，哥哥躲在一家茶館裏也被炸死了！

老翁：（傷心地）真的嗎？

女：真的！

老翁：（哭）我的兒呀！（低下頭，撫着女的頭髮。）

（小孩在旁邊也傷心的落淚）

羣衆某：日本鬼子真可惡！

隊員某：（高聲）打倒日本鬼子！

全體和聲：打倒日本鬼子！

領隊：（走去勸老翁）吳伯伯，您別傷心！死的已經死了，活的還是要活着。不過，我們得想辦法，現在日本鬼子壓迫我們是壓迫得太厲害了，殘殺我們是殘殺

得太厲害了，我們要想辦法，看怎樣才能活着，我覺得：我們唯一的辦法，是聽政府的語，聽政府的指揮。政府叫我們做工，我們就做工；政府叫我們當兵，服兵役，我們就當兵，服兵役。譬如說：你叫你的兒子不去服兵役，叫他逃，逃到那兒去呢？逃到城裏還是被敵人的飛機炸死。如果他逃跑，就去當兵的話，現在還不是活着。何況現在去當兵，並不是馬上就叫你去上前線打仗。就是你要去，在你還沒有訓練好的時候，恐怕政府也不要你去吧！吳伯伯，告訴你，現在去服役，是填補鄉村保安隊的職務的。要等到全國的兵都打完了，保安隊和警察也打完了，那時候才得開到前方去。如果將來到了日本鬼子打到了你門口，你不得不去和他拚命的時候；你拿起槍來不會開，拿起砲來不會射，恐怕也要後悔吧！（略停）哦！我剛才要和你說的，就是說：我之所以叫他（指小孩）不去當兵的原因，是因為他小。並不是說「兵」就不能「當」。如果小的老的都去當兵，那末，在隊伍裏不但是不能作什麼用，並且隊伍裏還要分一部份軍隊出來保護這些老的小的。吳伯伯，您想：這怎麼能呢？您不要會錯了我的意思。

（老翁漸受感動。）

(這時候有一個四十餘歲的中年婦女和一個二十餘歲的少年婦女正送一位背着一個包袱的壯年農夫從這大路經過。)

壯農：(走進圓圈又回頭)哦，好多人哪，媽，妳別送了吧！

中婦：(走進)不要緊，走，走，你媳婦呢？(回頭)

少婦：來了，媽！(走進)

壯農：(準備衝出重圍)請讓一下，請讓一下！

領隊：(走過去很親熱地捏着壯年農夫的手)請問：你到那兒去，這樣忙？

壯農：(笑容可掬地)去服役，當兵去！

中婦：對哪！我們送他去服役，因為這個時候派到他的頭上來了。

領隊：(高興地)好的！你真是一個好中華民國的國民，(對中年婦女)妳真是一個好
中華民族的母親！要知道：「國」亡了，就沒有「家」的存在；如若要保持
「家」的安全，就要大家團結起來，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共同把敵人
打出去！

壯農：先生，您說得對，我們要大家團結起來，共同把敵人打出去！(對他母親)媽，時候不早了，我們走吧！

中婦：好，我們走！

小孩：我也要去。

領隊：（對小孩）你別去，如果你一定要進城去也好，我介紹你到一個學校去讀書，

或者做其他的後方工作去。（回頭對隊員）朋友們，我們今天沒有什麼禮物送

給這位親愛的弟兄入營去，我們大家唱一個歌送送好吧！

隊員們：好！好！

領隊：預備，起！

全體隊員：（唱）當兵去，去當兵，

拿我們的熱血去和鬼子拚。

大家一條心。

大家一條心。

國家亡了活不了命，

當兵去，去當兵。

X

當兵去，去當兵。

拿我們的頭顱去和鬼子拚。

好鐵要打釘。

好鐵要打釘。

炸彈來了逃不了命，

當兵去，去當兵。

（他們邊唱邊走，壯年農夫們和小孩在前，歌詠隊在中間，老翁們也跟在後面。他們重覆的唱着，走着。向着那光明的路上一步步地踏去。）

附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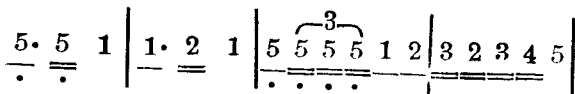
1. 本劇最好以各地方言演出。如爲適合各地方言演出起見，關於有關方言的字句，可略事更改。

2. 演出時要注意各演員的方向，尤其是壯年農夫們的來去，他們的方向是和那十二三歲的小孩所要走的方向一樣。

G 調 2/4
(步伐拍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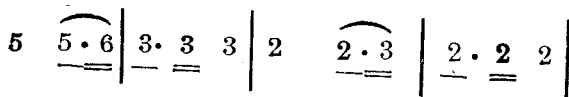
當 兵 去

胡紹軒歌
馬絲白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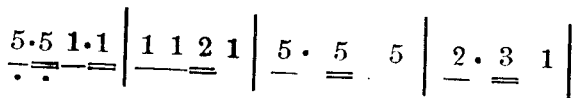
當 兵 去 去 當 兵 拿我們的熱血 去和鬼子拚

當 兵 去 去 當 兵 拿我們的頭顱 去和鬼子拚



大 家 一 條 心 大 家 一 條 心

好 鐵 要 打 釘 好 鐵 要 打 釘



國 家 亡 了 活 不 了 命 當 兵 去 去 當 兵

炸 彈 來 了 逃 不 了 命 當 兵 去 去 當 兵

難民曲

光未然

人物 女工 A B

胡老板

趙大爺

巡警

游民 A B

鄉民 A B

宣傳隊員 A B

宣傳隊員

羣衆

地點

故事發生地點不限定；表演的地點無論在街頭牆角或鄉村的空地上都可以。

（牆角下坐着兩個衣履樸素的少女，年俱在十六七歲左右，打扮得像女工模樣，她們身邊帶着幾件簡單而破舊的行李包袱，一望而知其為遠處逃來

的難民，一羣人麤集在她們周圍，成半圓形的圈子，用好奇的眼光注視着她們，像看把戲一樣。）

游民 A 唱啊，唱啊！不唱誰給錢呢？

游民 B 別吹牛皮！他媽的，你有錢嗎！

游民 A 笑話！你大爺有的是大洋錢，歡喜聽的是唱小曲，誰唱高上就賞給誰錢。
游民 B 得了，得了！別開玩笑了！人家是從上海逃難出來的難民，人家還不够可憐嗎！

游民 A 我知道可憐！我問你：可憐當飯吃嗎？咱們自己還不够可憐嗎？可是有誰來可憐咱們呢？

游民 B 纔叫怪啦！剛纔說了自己有的是大洋錢，現在忽然間又說自己可憐起來了！

游民 A （不好意思地）開玩笑！

羣 衆 哈哈！

游民 B 你懂嗎？現在祇有窮人才可憐窮人。

女工 A （感激地）可是窮人又不能幫助窮人！

女工 B 咱們用不着向人搖尾乞憐！

游民 B 嗚，對啦，咱們祇好同病相憐囉！

游民 A 對了，好姑娘。既是這樣，就請您可憐可憐咱們，隨便唱一支小曲兒給大家聽聽吧。

女工 B 甚麼！咱們又不是唱小曲的！

女工 A 妹妹，別管他吧。咱們就把在上海學來的「難民曲」，唱給大家聽聽，算是可憐可憐他們。不過你們各位先生聽了以後，也請可憐可憐咱們，隨便賞幾枚銅板買大餅吧。

羣 衆 好！行行！

(一片熱烈的鼓掌聲)

(女工 A B 合唱「難民曲」，用鋤頭歌譜，聲淒越動人。) 八月十三那一天啊
黃浦江中起狼烟啊

嗚呀海 呀呼海

更浦江中起狼煙啊

呀呼海 嗚呀海

日本強盜的大兵船啊

對着上海開砲彈啊

唵呀海 呀呼海

對着上海開砲彈啊

呀呼海 唵呀海

飛機在天空嗚嗚叫啊

丟下了炸彈真不少啊

唵呀海 呀呼海

丟下的炸彈真不少啊

呀呼海 唵呀海

浦東開北一片紅啊

百姓的血汗都成空啊

唵呀海 呀呼海

百姓的血汗都成空啊

呀呼海 唵呀海

中國出動了陸空軍啊

誓和敵人拚性命啊

呀呼海 唵呀海

誓和敵人拚性命啊

唵呀海 呀呼海

敵人抵不住中國兵啊

拚命亂殺老百姓啊

唵呀海 呀呼海

拚命亂殺老百姓啊

呀呼海 唵呀海

百姓赤手又空拳啊

衝出戰區來逃難啊

唵呀海 呀呼海

衝出戰區來逃難啊

呀呼海 唵呀海

丟掉了爹娘丟掉家啊

我們的心中亂如麻啊

嘍呀海 呀呼海

我們的心中亂如麻啊

呀呼海 嘍呀海

難民好比是喪家犬呀

街頭巷尾好安眠啊

嘍呀海 呀呼海

街頭巷尾好安眠啊

嘍呀海 呀呼海

風吹雨打烈日燒啊

肚中飢餓真難熬啊

呀呼海 嘍呀海

肚中飢餓真難熬啊

呀呼海 嘍呀海

中國決心在抗戰啊

我們吃苦不抱怨啊

嘆呀海 呀呼海

我們吃苦不抱怨啊

嘆呀海 呀呼海

我們的敵人是日本啊

打倒日本好安身啊

嘆呀海 呀呼海

打倒日本好安身啊

呀呼海 嘆呀海

（唱的時候，有複述句辭的，有補充語意的，有發問的，有代答的，但大多數人都禁止發言，觀眾擔任了維持秩序的責任。）

（正唱的時候，趙大爺排衆而入，捋鬚微笑，很感覺興趣的樣子。）

（唱畢，又是一片狂熱的鼓掌聲。）（小孩們得意地緊着唱「嘆呀海呀呼海」）

（大人們紛紛議論並發問）

游民 A 你這歌是在那兒學來的？

游民 B 你這歌是說上海打仗的事！

鄉民 A 你們是怎麼逃出來的？

鄉民 B 喂！上海的仗打得怎麼樣了？

羣 衆 喂！我問你呀！

喂！喂！

喂！喂！喂！

女工 A (站起來，大聲說) 喂，我說你們這些人真不知足，聽了歌還不够過癮，又

來問七問八的；你們是吃飽了飯沒有事幹，不想想看，別人有兩三天沒吃飯了！(說畢負氣坐下)

游民 A 哟！這大姑娘的脾氣可真大！

媽的，真不講良心！人家餓着肚子唱歌給咱們聽，還要怎麼樣？(自告奮勇地走進場內，高聲向觀衆說) 諸位先生，老爺，小姐，太太們！這兩位大姑娘本來在上海紗廠做工，上海一打仗啊，廠裏關了門，家裏鬧得亂七八糟，沒辦法，就逃到咱們這地方來。在這兒沒親沒故，告貸無門，因此

，所以，已經兩三天沒吃飯了。咱們都是中國人，都是吃了東洋了的虧，常言道：「同病相憐」，可是姑娘們很害臊，因此，所以，兄弟出來，請各位幫幫忙，無多有少，湊合幾個大餅錢。（取下自己的破帽，準備向觀衆收錢。）

游民 A

喂，你算老幾？憑甚麼你來收錢？我瞧你這人沒存着好心眼！

鄉民 A

對，對，錢不能給你。

游民 B

這甚麼話？好心反變做惡意了！我老鮑雖然窮，還不會做這種丟臉的事！

這甚麼話呢？（使氣地把帽子戴回頭上）

鄉民 B

咱們頂好問問這兩位大姑娘，看她們的意思怎樣。

女工 A

不要緊，就請這位先生代收好了。

羣衆

不行，不行，咱們不相信這傢伙！咱們要把錢親自交到大姑娘手裏！

你親自來收錢！

非親自出來不可！

（女工 A 沒法推諉，只好走出來，準備收錢。這時趙大爺昂然走進場內，一手擋住他的去路。）

趙大爺 等一等，我有話問你。

女工 A 您有話待會兒再問吧，我們已經有兩天沒有吃飯了。

趙大爺 不要緊，我給錢讓你們吃飯。

女工 A (投以懷疑的眼光)

鄉民 A 放心吧，大姑娘，這是趙大爺，是咱們這地方頂有錢，心腸頂好的紳士。

(觀衆對這事的發展很感興趣，爲了趙大爺是這地方的要人。於是人擠得更攏，圈子擠得更小了。)

趙大爺 你們是幾時離開上海的？

女工 A 我們是九月初離開上海，上海救濟會把我們一批難民送到蘇州，從蘇州一路逃到此地的。

趙大爺 你們是親姊妹兩個嗎？

女工 B 是的！

女工 A 不，我們是結拜的姊妹。我姓唐，她姓李，不過我們同在一個地方長大的，同在一個地方做工，又是一同逃出來的，我們彼此照顧，誰也離不了誰，說起來我們比親姊妹還要親熱些。

趙大爺 唔。不是親姊妹。那麼就你們兩個女孩子，孤零零地到處流浪，你們的胆兒真不算小啊！

女工 B

不，還有我們的老板在一道兒，他剛上街去找朋友去了。

趙大爺

甚麼？你們廠裏的老板還跟着你們一道兒逃難嗎？

女工 B

不，是我們燒飯的老板。

趙大爺

燒飯的老板？

游民 B

（剛纔受辱之後快快地退出來的，此刻又來大逞其喉舌了。）趙大爺，是這樣的：她們這幾個女孩子，都是「包身工」，她們是由包工老板的薦引，纔到廠裏作工的。她們住在老板家裏，吃的，穿的，用的，全是老板的。

鄉民 A

有這樣好的老板嗎？

游民 B

你們懂得甚麼？一個女孩子，吃飯，穿衣服，零用，能要多少錢？算起來一月有六七塊錢也就足够了。可是姑娘們在廠裏做工，一月起碼可以賺十二塊錢，多的十五塊二十塊都沒準兒：這筆工錢全是老板的。

鄉民 A

那這老板倒可以發財了。

游民 B

可不是發財了！女孩子從鄉下出來，家裏和老板訂下合同，少的三年五年

，多的十年八年，反正期限越長，老板越合算。有些有錢的老板，一家便有幾十個包身工，一個月便有幾百塊的進賬，還能不發財嗎？

趙大爺 老板是將本求利，賺幾個錢也是應該的。

游民 B 是的大爺，能客客氣氣地賺幾個錢也是好的，可是他們還要擺起老板的臭架子，動不動就打她們，罵她們，有些傢伙，還在這些女孩子身上起壞心眼，強姦，拐賣的事兒都是常有的。

趙大爺 你這話是真的嗎？

游民 B 這還有甚麼假？不信您去問問這幾位大姑娘。

女工 A 我們不知道，我們不是包身工，剛纔上街去的也不是老板，是咱們的親戚，——（對B）阿珍，你又在多嘴瞎說，回頭又得挨打了。

游民 B 你瞧，真可憐，她們連老板不在這兒的時候也不敢說真話！

趙大爺 好，去你的去你的！你還少管閒事的好。（把他推在一旁）姑娘，我問你，你的家在甚麼地方？你幹嗎不回家去呢？

女工 A 老爺，您別提我們的家了。我們兩個的家，都在上海附近的羅店，這回那地方已經被萬惡的東洋鬼子炸光了！家裏的父親母親，也不知是死是活！

就算勉強逃出了性命，又誰也不知道誰的消息，看來這一輩子也見不着面了！（痛哭失聲）

趙大爺 你們就沒有別的親戚朋友在這一塊兒住嗎？

女工B 我有一個大哥，聽說在××省做警察，幾年也沒有通信，也不知道究竟在甚麼地方！

觀衆 嘖嘖！

可憐！

趙大爺 我看你們倆也不必哭了，反正哭也沒用。我趙大爺一向作慈善事業，他們大家都知道的。（觀衆中有人罵着「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道你是個老色鬼！」）我看我可以幫幫你倆的忙，我想收你倆做我的乾女兒，或者做我的弟媳婦也可以。（有人罵着「媽的！甚麼乾女兒，弟媳婦，給他做小老婆就是了」）要是你倆願意的話，現在就跟我走。

觀衆 不要跟他去！

他是個老色鬼！

他是個壞傢伙！

趙大爺 (怒) 誰呀！誰呀！想吃官司嗎？媽的！都不是好東西！一起抓到局子裏去

(觀衆啞然無聲)

女工 A 趙大爺，謝謝你的好意。等老板回來了再說吧，咱們的事，咱們自己還不能作主哩。

女工 B 咱們也不知道您是不是好人。

(女工 A 以自止之。)

游民 A 囉，你們的胡老板回來了。

(胡老板很失意地樣子，排衆進場。)

胡老板 你們這些人圍着這兒幹甚麼？又不是耍猴兒把戲的！

女工 A 老板，這位是趙大爺，是這地方的大善士。他剛纔說瞧着咱們可憐，要收留咱們倆做他的乾女兒哩。

(羣衆中有人憤恨地說：「甚麼乾女兒不乾女兒！他是壞傢伙！他瞧你們倆長得漂亮，他想打你們倆的主意！」觀衆大笑。)

趙大爺 誰呀誰呀！給我滾出去！

胡老板 真笑話！關你們的屁事！

趙大爺 是這樣的，胡老板：我是瞧着你這兩位大姑娘都很聰明伶俐，這樣每天在街頭流浪，受這些混蛋流氓們的欺侮，心裏很是難過。我好心好意想收留她做我的乾女兒，或者弟媳婦也可以！（羣衆中有人說：「說得漂亮！」）這叫「說的是仁義道德，做的是男盜女娼」！

這樣一方面呢，也算是救了她們姊妹倆；一方面呢，這個這個……：……咳咳……（羣衆中有人罵着：「一方面也算救了你這個老色鬼！」衆大笑。）

胡老板 （恭恭地）是的是的。

趙大爺 （漲紅了臉）因此呢，胡老板，咱們痛痛快快吧！你說，乾脆說要多少錢？

女工 A 這是甚麼話呢？趙大爺，咱們也不是賣的！

女工 B 媽的！這老傢伙一定沒有存着好心眼兒！

羣衆 大白天買賣人口啊！

別賣給他，他不是好傢伙！

老混蛋！

老色鬼！

胡老板 這樣吧，趙大爺，您府上住在甚麼地方？

趙大爺 就離這兒不遠。

胡老板 那很好，咱們就在府上去談談吧，這兒不是談話的地方。

趙大爺 很好很好，就去吧！

胡老板 阿英阿珍，快把東西收拾起來，一道兒到趙大爺府上去坐坐吧。

女工 A (爲難狀)

女工 B 咱們不去！

胡老板 (厲聲大叫)甚麼？(兩女無法，祇得含淚收拾被包，準備同去。)

(觀衆羣中情緒激昂，秩序大亂。)

鄉民 A 他們到他家去商量買賣了！

鄉民 B 不能去啊！大姑娘！一去就完蛋了！

羣衆 咱們不放他們走！不能走！不能走！我去報局子去！

(一巡警從前面不遠的地方急馳而來，爲了彈壓這塊兒的騷亂。他手上拿着一條皮鞭，走近時舉鞭向觀衆羣揮舞，並高呼「散開」「散開」！「不要停

在這兒——羣衆有些遵令散去，但大多數仍然不肯散去，不過離開幾步，站在稍遠的地步，靜觀事態的發展。巡警爲了除掉這場騷亂的根源，便舉鞭向女工A B打去。女受鞭，發出尖銳而淒厲的叫聲。趙大爺上前解勸，亦無結果。）

巡 警

（揮鞭向女工B打去）滾開！滾開！

胡老板

不要打不要打！咱們是從上海逃出來的難民！

女工B

（率性睡在地上）你打你打！我反正是活不了了！

巡 警

（聽她說話的聲音很熟，深知有異。趕緊走上前去，扶起她，仔細審視。）

你是誰！你是誰！

女工B

我是上海大新紗廠的女工，逃難逃到這兒來的，你要打就打死我吧！

巡 警

我問你姓名叫甚麼，你的家原來在甚麼地方？

女工B

這個你不用管！（抽咽）

女工A

先生，她是好人，她姓李，名叫阿珍。她們家在羅店，家裏早就是東洋鬼

子打光了。

巡 警

啊！三妹！是你嗎？你怎麼到這兒來了？

女工B (驚)你是誰？我不認識你！

巡警 我是你大哥，咱們分手纔兩三年，你連我都不認識嗎？

女工B (驚呼)啊！大哥！救救我吧！救救我們倆吧！我們從上海逃到這兒來一路忍飢受餓！現在咱們的包工老板，正商量要把咱們倆賣給那個趙大爺哩。

趙大爺 噯！那裏那裏！這是甚麼話！

胡老板 不不，先生，簡直就沒有這事！

(羣衆又圍攏來了，巡警也不再干涉他們，他們切切私議着，大概不外取笑巡警打了自己的妹妹，並期待胡老板和趙大爺受一點應得的懲罰之類。)

巡警 你是她們的包工老板嗎？你賺她們的錢總該不少了！

胡老板 不，不對，我是她們的親戚！

巡警 (怒)放屁！親戚！我倒不認識你這個不講良心的親戚！

(衆大笑)

巡警 阿珍，告訴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女工A 李大哥，是這樣的：我們倆在去年上季，被人介紹到胡老板那裏做包身工，說定包期五年，這次上海打仗，廠裏停了工，咱們跟着胡老板，從砲火

裏面逃了出來。在上海難民收容所裏住了一個禮拜，後來被救濟會把咱們送到南京，從南京搭難民船跑到此地的。

女工B

咱們不知道你在此地，要不然的話，也不會無故受胡老板的這種折磨了！

胡老板

噯！小姐，憑良心說吧，我姓胡的甚麼時候折磨你了？

女工B

你沒有折磨我？你一路上打咱們，罵咱們，現在又要找主顧賣掉咱們。咱們吃你的虧已經吃得够受了！

（趙大爺欲走，巡警扯住他）

巡警

您別忙去，這件買賣人口的案子，咱們還得問問清楚。

趙大爺

笑話！這干我甚麼事！我趙大爺是此地的慈善家（羣衆作聲叱之）還會做這種事嗎？

（遠處有一隊男女青年，打着「救亡宣傳隊」的旗子，唱着歌，走近這堆人羣。領隊那位，擠進人叢中來，探問究竟。趙大爺乘大家目光轉移的時候，偷偷溜走。）

宣傳隊

我請問那一位，這裏發生了甚麼事情了，

（久無人應）

游民 B

(挺身而出)我告訴您吧：這兩位大姑娘，原來在上海紗廠做女工，一路逃難逃到這兒來的。她倆都是「包身工」，這位是她們的老板。剛纔老板起了壞心眼，想把這兩個姑娘賣給一位——賣給一位——(四顧無所見)唔，他走了。這位先生是她(指女工 B)的哥哥，出門多年，剛纔也是命中註定，忽然在這兒碰着了，他正要找這位老爺算賬呢。對了，就是這麼回事。

游民 A

(逞強地)說掉了，這位老爺一路上還打她倆，罵她倆，折磨她倆的。噢，這兩位小姐原來是從上海逃到這兒來的，那麼，請告訴我，你們曾經

宣傳員

吃過日本鬼子的苦頭嗎？

女工 A

那還消說！日本鬼子把咱們的工廠炸壞了，多少工友都被炸死了。要不是咱們逃得快，咱們早就沒命了！

女工 B

就是咱們從楊樹浦逃出來的時候，日本鬼子還從背後開起機關槍來。走在後面，工友，都被活活地打死了。

女工 B

東洋鬼子把咱們年輕力壯的工友，剝光了衣服，反縛在鐵絲網上。然後用刺刀亂戳，工友越叫得凄慘，他們越笑得厲害，鬼子們見着咱們女工，就

挪去隨便糟踏，咱們一塊住的幾個工友，就這樣被他們白白地糟踏死了的

女工 B

鬼子們把咱們老家也佔去了，家裏房子也炸平了，甚麼也燒光了！家庭的父親母親，也不知是死是活！（哭）

巡 警

甚麼？三妹！你說的是真的嗎？

女工 B

誰還騙你不成！咱們這一輩子恐怕再難見着父母老人家了！

（巡警淒然低首，不勝傷悲。）

游民 A

媽的，咱們跟東洋鬼子拚了它！

游民 B

日本鬼子是咱們的死對頭！

鄉民 A

咱們四萬萬人還能怕了他！

鄉民 B

祇要咱們齊心，咱們準可以打倒他！

宣傳員

（興奮地）是的，祇要咱們中國人大家聯合起來，團結起來，咱們準可以打倒那萬惡的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是咱們中國人的死對頭！這些日子，他們對中國壓迫得更兇，中國也對他們反抗得更厲害了。各位要知道這一個禮拜來打仗的情形嗎？我們請另一位先生來向各位報告一下。（宣傳員 B 在羣衆歡迎的掌聲中入場，把預備好了的時事報告和演說詞向觀衆作了

簡賅而有力的報告。報告畢，有提出疑問的，立即予以解答。）

宣傳員 A 各位，這裏的兩位小姐，從帝國主義的砲火中逃出來：一路上受了不少的委屈。現在我們請你們兩位先到××街的救濟會裏先委屈一下，以後再想更好的辦法。（指巡警）這位先生，也可以常來照應照應，至於這位老板，專門剝削工友，現在又有了販賣人口的嫌疑，還是就請您帶到局子裏去嚴加查辦吧。兄弟提出這個辦法，大家贊成不贊成！

羣衆 贊成！贊成！

宣傳員 A 好了，現在咱們就暫時和各位告別了，下禮拜再會吧。

（羣衆頗有戀戀不捨之意，久久不願散去。有人輕聲叫着：「唱個歌再走啊」）

宣傳員 A 對，剛纔有人提議咱們唱個歌再走，很好。咱們唱個甚麼呢？

游民 A 剛纔這兩位小姐曾經唱過一齣很好聽的歌，叫做——叫做——

游民 B 「難民曲」。

宣傳員 A 哦！「難民曲」。（對女工 A B）你們是在上海難民收容所裏學會的吧。

女工 A B 是的。不過咱們唱得不好。

宣傳員 A 別客氣了，來吧，咱們來一個合唱吧。

(女工 A B 領唱，全體宣傳隊員合唱「難民曲」，且唱且走，羣衆漸漸散去，於是這一隊演員，又找到另一個適當的場所，重新扮演起這一齣似真似假，似假實真的戰時街頭劇。)

盲啞恨

李增援

這個戲，無論在舞台，街頭，鄉村，都可演出，話劇京劇都可採用，並且在「不傷害大理，不歪曲主題」而加以適當的「再處理」這個原則之下，可以把劇情劇詞更改增刪；把人物全改成男的或女的；把京調改爲普通歌詞，雜調或各種鄉土調，啞子改用笛子，花鼓，手風琴或口琴，把醉漢和觀客甲乙，以演出所在地的需要，改爲農，工，商，學或兵，國語也可改爲方言，因爲非常時期的戲劇，在演出上應該非常的「活便」劇情，劇詞，人物，暫時先這樣出來：

瞎子：五十多歲，灰白頭髮，說話很清楚很響亮，頭老向上方仰着，搖擺着。

啞子：老瞎子的二兒子，不能說話是他的短處，玩弄樂器是他的長處，別人看他像傻子，他自己覺着滿聰明。

四寶：老瞎子的女兒，二十歲來，跛着一條腿，長得不很漂亮，也不怎樣難看，穿的平常，樸素，可是有一種大家閨秀的味兒。

醉漢：叫趙大，東北瀋陽人，三十歲來，身體高大，挺棒，性情粗魯。

張三：即觀客甲，一個很熱情的青年人。

李四：即觀客乙，好開玩笑，愛「吃豆腐」。

出場時，啞子背着行李捲，拉着絃子在前面走，四寶背着兩個「交叉子」（北方坐的東西，可摺合，攜帶輕便）手提着水壺跟在後面，老瞎子一手扶在四寶肩上，一手拿着竹桿試探着前進，他們在一個比較人多的地方停步。

瞎子：四寶，這是什麼地方？

四寶：這是×××（在什麼地方，就說什麼地方）

瞎子：這是×××？

四寶：是的，×××，這兒是很有名的，爸爸，你累了吧，坐下歇一會吧。

啞子：啊啊啊（他停住絃子，啊啊着點頭表示贊成，並且做手勢要四寶把坐位拿下來，他放下行李捲。四寶擺好兩個坐位讓爸爸和哥哥坐下，她坐在行李捲上，當啞子拉起絃子來的時候，她給瞎子點火吸煙，人漸漸多了，啞子忽然停住絃子，很高興的啊啊起來，啊啊着指指他的絃子，又指指四面八方大觀客

們。)

瞎子：喊什麼，四寶，你二哥又看見什麼啦？

四寶：(笑着)爸爸，他沒看見什麼，他是說，他一拉絃子，四面八方的人，就要都來啦。

啞子：啊啊：(點頭同意她的解釋)

四寶：「啊啊：」(學着他)別喊啦，還是拉你的吧。

觀客甲：喂喂：你們是算命的？還是賣唱的？

瞎子：我們是……

啞子：(啊啊搖着頭)

四寶：我們是……

瞎子：我們不是算命的，也不是賣唱的。

甲：不是算命的，也不是賣唱的？那麼你們是幹什麼的？

瞎子：四寶：我們是逃難的。(啞子也啊啊指北方)

甲：逃難的，看樣子，你們很像賣唱，也很像算命的。

乙：對啦對啦，我看着也很像算命的，張三哥，叫他給你算算，你幾時娶媳婦。

甲：你就是知道娶媳婦，成天嚷着討老婆娶媳婦，真是個「媳婦迷」

乙：我是「媳婦迷」？真的？你呢？誰見了媳婦不迷？瞎子瞎子，給他算算，給他算算。

觀客們：好的好的，唱唱唱，叫她唱，叫她唱……（亂喊起來）

瞎子：先生們，先生們，諸位先生們。（止住喊聲）

乙：老頭，叫這小姑娘唱啊！

瞎子：好的，好的，我馬上叫她唱，可是我們本來不是賣唱的，我們是從天津逃來的。

乙：天津逃來的？你們既是從天津逃來的，北方人當然會唱京調啦，你們就唱幾段京戲好啦。

瞎子：先生，我們雖然生在天津，可是沒學過京戲，就是瞎唱幾句。也是偷聽來的，我年青的時候倒挺喜歡唱，可是現在不中用了，我這個小孩是啞吧，根本就不能唱，（摸着四寶）就是她能勉強唱兩句，也是才跟我學的，要是諸位一定要聽，我就叫她在諸位面前獻醜，可是她所唱的——

乙：老頭，別囉嗦啦，別囉嗦啦，快叫她唱吧。

瞎子：好的，好的，我馬上叫她唱，可是她所唱的，都是我瞎編的，編的不好，唱的不好，都得請大家原諒。

乙：得了，得了，快叫她唱吧。

瞎子：好好好，就唱就唱。四寶！

四寶：屢。

瞎子：你先唱唱「平津淪亡」給諸位聽聽。

觀客：好的好的，快唱吧！快唱！

四寶：爸爸，又是先唱「平津淪亡」嗎？

瞎子：對啦，還是先唱「平津淪亡」，唱完了，再唱「八路軍大戰平型關」，「游擊戰打敗日本兵」。老二，先唱「平津淪亡」拉絃子！

啞子：（拉西皮倒板）

四寶：唱「七月裏平津先後亡」（接唱流水）「七月裏平津先後亡，豺狼虎豹佔家鄉，日本國旗遍華北，怎不叫人痛斷腸，」（觀客拍掌叫好）

瞎子：諸位，自從七月二十八二十九這兩天，鬼子佔了平津以後，就強迫着中國人掛日本旗子，各家的屋頂上，大門上，都要懸掛日本國旗，要不然，他就把

房子給燒了，把全家給殺了，就是平常走路，也要拿着日本旗子，要不然隨時隨地就把你殺死，諸位，還是多麼使人痛心的事情，四寶，你再把以後的情形告訴大家。

啞子：（拉西皮原板）

四寶：唱：「強迫民衆開大會，慶祝賊子佔平津，飛機大砲轟三天，文化機關化灰塵」。

瞎子：諸位，日本佔了平津以後，強迫咱們中國人開「慶祝日軍勝利大會」，在北平天津開了以後，又在平津鐵路附近的村子裏舉行，要是不參加這種慶祝會，也是要受殺害的，尤其是對於念書的，捉住就殺，對於學校也竭力破壞，鬼子從七月二十日那天起，用飛機大砲轟炸天津，整整的炸了三天，有名的南開大學，女師學院，工商學院，統統給炸光了，（傷心欲哭）我那個三兒子，就是在南開大學念書的，四寶你告訴大家，你三哥怎麼死的。

啞子：（拉二簧搖板）

四寶唱：「他本是熱血男兒漢，懸掛日旗心不甘，他把日旗擗在地，被敵人槍殺在家門前」（唱到最後，竟傷心落淚）

瞎子：諸位，我那個三兒子是在南開大學念書的，他看見家家戶戶都掛著日本旗子，他氣憤不過，有一天，他就把我們家門口插着的那面小日本旗子拔下來摔在地上，誰知道偏偏被日本便衣隊看見，連放幾槍，就把我三兒打死了，就死在我家門口，腦袋都打爛了，我簡直認不出是我自己的孩子，可恨的鬼子不准我們動他的屍首，也不准我們埋掉，他們要擺在那裏叫大家看看，到現在還躺在那兒，我的眼睛，就是那時候哭壞的，急壞的，用一把石灰弄瞎的！

啞子：（啊啊的哭起來）

瞎子：我這兩個孩子他媽，已經是五十多歲的人啦，可是鬼子還要強姦她！她就活活被姦死啦！

四寶：媽呀！慘叫一聲，抱住瞎子大哭起來）

瞎子：（更加悲憤沉痛的）諸位，我不怕大家見笑，我這個女孩子，唉，我這個女孩子，本就被鬼子強姦過啦，華北的媳婦們姑娘們，不管是老的少的，也不知道被日本鬼子強姦了多少，小胆的就都被吓死啦，諸位，鬼子要殺人是沒有什麼道理好講的，無論是男的女的，多說一句話也要槍斃，我這個二孩子要

不是個啞子，也早被鬼子殺了。孩子，孩子，別哭了，哭是沒有用的，四寶，別哭啦，擦擦眼淚，喝口水潤潤嗓子，再把「八路軍大戰平型關」唱給大家聽聽，唱好了，求大家幫幫忙，多賞咱們幾個，咱們就可以到長沙（只要有傷兵醫院的地方，隨便說那裏都行）找你大哥去（推出四寶）去，喝喝水，潤潤嗓子。

甲：老頭，你還有個大兒子在長沙嗎？

瞎子：是的，我有個大兒子在長沙。

甲：他在長沙幹什麼？

瞎子：他在長沙傷兵醫院裏，他是在上海和鬼子打仗受傷的，上個月我們接到他一封信，說是在長沙養傷，傷好了，就要再到前線去，我們很想見他，所以從家裏逃出來找他，我們要是有錢的時候，早就到長沙去啦，咳，先生，這些事情說他幹什麼，還是聽我們瞎唱吧。四寶：嗓子潤了嗎？你再唱唱我新教你的「八路軍大戰平型關」，聽見沒有？

四寶：（她和啞子仍然哭着擦眼淚）

瞎子：四寶，你還哭個什麼勁兒？諸位先生們是來聽你哭的嗎？你不唱，咱們吃什

麼？這年頭得賣點力氣，你要知道，我們現在是逃難的難民，這裏沒有人知道你是四小姐，這裏也沒有你媽媽再叫你洋娃娃，叫你四寶寶啦！

四寶：媽呀！（竟大哭失聲）

瞎子：你哭什麼？你敢哭，你敢哭！（四寶真嚇的不再出聲哭了，啞子也擦着眼淚去勸她）別惹起我的火來，快唱，「八路軍大戰平型關，大戰平型關」，好好的給我唱！（四寶和啞子仍然擦淚）

甲：你別難爲她啦，她哭的這個樣子，怎麼唱得出呢？先讓她歇一會吧，我替你們向大家求幾個，（向大家）我說諸位先生們太太們——

觀客：（有的反對，有的贊成，議論紛紛，嚷嚷起來）

甲：大家不要嚷，大家不要嚷！大家看看，這個小姑娘哭的這個樣子，要她馬上唱，是唱不出來的，這個老頭是個瞎子，他是個啞子，他們的家在天津，叫鬼子鬧的沒法過，他們到長沙也沒有路費，看樣子，他們都怪可憐的，我們要是不可憐他們，還等誰來可憐他們呢？這位小姑娘剛才已經唱戲給我們聽了，他們就是不唱戲給我們聽，我們也應該幫助他們，現在咱們錢多的多幫幾個，錢少的少幫幾個，一個人幫十個人難，十個幫一個人容易，來來，我

先把我的錢都拿出來（掏出錢來扔在瞎子面前，其他觀客也自動向場內扔錢，甲擠到觀客羣裏替瞎子求助）

瞎子：（向觀客做揖，打躬致謝）

啞子：（一面啊啊着致謝，一面收錢，只有四寶擦淚沒動，甲和啞子把錢都交到瞎子手裏，啞子到四寶面前啊啊指指錢，又指指他的樂器，要她再唱，甲讓前面的觀客都坐下）

瞎子：四寶，你看大家這樣熱心幫忙，你連一聲謝謝都不說，你在幹什麼？快謝謝大家！（四寶果向大家鞠躬）諸位，你們賞給我們的這些錢，我們留一半自己用，拿一半捐給國家，別看吃飯要緊，救國比吃飯更要緊。閒話少說，我再叫這孩子唱唱「八路軍大戰平型關」給諸位聽聽，四寶，我也不跟你多說話，你小心點就是啦！

啞子：（又在四寶面前做手勢，勸她當心挨打，他正做手勢，忽然被瞎子暴戾的聲音止住了）

瞎子：怎麼還不拉絃子？你也要挨打嗎？

啞子：（趕快坐下，拉西皮倒板，拉完一次，四寶沒開口，第二次還沒開口。）

觀客：怎麼啦，怎麼啦？怎麼啦？還不唱？忘詞啦？……忘詞啦？……

瞎子：大家靜一靜，大家靜一靜，四寶，怎麼你是想挨打？還是真忘詞啦？！

甲：老頭，也許她哭的把詞忘啦。

瞎子：對啦，也許是她忘詞啦，因為這一段戲是我才教給她的，她還沒唱熟，沒唱熟，四寶，你也忘詞了嗎？

四寶：是的，第一句不記得啦。

瞎子：第一句就不記得啦？真和你的，沒出息！聽着，（他破啞着老嗓子唱西皮倒板）「八路軍展開游擊戰」，開頭不是這樣嗎？底下，緊接着原板，「大戰倭奴平型關」就這樣，下面都記得嗎？

瞎子：好，從頭來，（叫啞子拉絃子，啞子又拉西皮倒板）

醉漢：（當啞子快拉倒板時候，沒等四寶開口，他就唱着走來，唱着西皮倒板）「恨日本佔華北殘無人道」（啞子一聽他唱就不拉了，他醉醺醺的從觀客中擠到場子裏，接唱原板），「思想起老爹娘，好不心焦」（他自己哼着過門，忽然發覺啞子不拉了，他也住嘴，大家哄笑一陣，他看看大家，又釘着啞子，用遲鈍濁重的語調對啞子說，）怎麼？不拉啦？來來，你拉，我唱，不是滿

好的麼？來，給我拉絃子！

甲：趙大哥，怎麼又喝醉了，別搗亂，別搗亂，請你等一等，先讓這個小姑娘唱，她唱完了，我們再聽你的。

醉漢：不行不行，她唱？她唱什麼？

乙：她要唱「八路軍大戰平型關」，這總比你唱的「好不心焦」好吧？多俗氣！咱們還是先聽她的。請你老哥稍微等一等再唱。

醉漢：不行不行，我得先唱，我不能等，我心裏悶的發燒，你們不知道，我爸爸，我媽媽，都是在瀋陽被日本鬼子殺死的，我老婆是被日本鬼子強姦死的，我不說說，不唱唱，心裏不痛快！

甲：這些事我們早就知道了，你喝一回酒還不知道說多少遍呢。

醉漢：你們不知道我爸爸我媽媽——

乙：知道啦，知道啦，（學着他）「我爸爸，我媽媽，都是在瀋陽被日本鬼子殺死的，我老婆被日本鬼子強姦死的」是不是？天天這樣說，有什麼意思？

醉漢：你們不知道我爸爸我媽媽——

乙：還是「在瀋陽被日本鬼子殺死的」，再說還是那一套，得了，得了。

醉漢：好好，我不說了，我不說了，我知道你們這些沒有受過日本鬼子殺害的，不愛聽這一套，不說啦，不說啦，不說這一套，咱們說別的。

甲：你什麼也別說了，喝上酒你的事就多了。

醉漢：不是不是，你們不知道，我爸爸，我媽媽，是在瀋陽——咳，不說了，不說這一套。（對瞎子）老頭，給我算算命吧。

瞎子：先生，我不是算命的，我不會算命。

醉漢：什麼？你不是算命的？胡說八道麼，瞎子那裏有不會算命的？老頭，我怕我喝醉了不給錢嗎？笑話笑話，王八蛋不給錢，來來，給我算算，我什麼時候可以回到瀋陽去！

瞎子：先生，我不是算命的，我真不會算！

醉漢：放屁！怎麼？你真怕老子不給錢嗎？好，老子有的是錢（說着從身上掏出些銅板放在瞎子面前）你再說不會算，老子就要你的狗命！（要打瞎子，被人拉住）

瞎子：（着急害怕）先生，先生……

醉漢：你不算，我非要你的狗命不可。

瞎子：先生，我我——

乙：老頭，你隨便給他算算不得啦，只要你說他馬上可以回到瀋陽，把鬼子殺光了，替他爸爸媽媽報仇，再娶個漂亮老婆，他就高興了，你不知道，瀋陽他還有個相好的，我早就給他算明白了，他是想回瀋陽娶老婆去，哈哈……

醉漢：放狗屁！（捉住乙要打。）

乙：（求饒）趙大哥，趙大哥，我是說着玩的，下次不敢了，下次不敢了。

醉漢：（把乙推倒在地）去你娘的！（他又轉來捉着瞎子，啞子來拉，被他踢倒在地
啊啊喊叫）狗東西，我給過你錢啦，要不快快的給我算，當心你的狗命！我再問你一遍，我什麼時候可以回到瀋陽，我什麼時候可以回到瀋陽！

瞎子：先生，先生……

四寶：（跪在醉漢面前哀求）先生，我爸爸不是算命的，我們是天津逃來的難民，他不會算命，請你放了他吧，放了他吧。

觀客：趙大，趙大哥，放了他，放了他，他不是算命的，逃難的……

醉漢：你們是幹什麼的？

四寶：我們是逃難的。

醉漢：逃難的？

四寶：是的，我們是從天津逃來的，天津現在也被日本鬼佔了，我媽媽，我哥哥，也是被鬼子殺害的，我爸爸的眼睛，就是急壞了，用石灰弄瞎的，他本來不是瞎子，他真不會算命，求你放了他吧。

醉漢：你們真是從天津逃來的嗎？

四寶：誰還敢騙你，你要是不信，讓我爸爸拿點東西給你看，你就知道啦。

醉漢：他拿什麼給我看？

四寶：你放開他，你不放開手，他是沒法拿給你看的。

觀客：放手，放手，放開他……

醉漢：（遲疑了一會，把瞎子向外一推）好，放了你，看你拿什麼！

瞎子：（從身上摸出一面小日本旗，兩手抖着張開來，旗上還有些血漬，他擺在胸前，大家用驚異的眼光注視牠。一會，都低微的念着「日本旗」「太陽旗」「東洋旗」「鬼子旗」……）

瞎子：（受了什麼刺激似的，好像清醒了一點）老頭，這日本旗子是從那兒來的？

醉漢：（幾呼全身在抖，他不說話，四寶和啞子看着那面旗子流淚）

甲：這是怎麼回事？

醉漢：（很低微沉痛地問）這旗子是那兒來的？（忽然粗暴的）那兒來的？！

瞎子：（抑制着顫抖，強壓着悲憤，慢慢吐出話來）是我在天津，化了四個銅子買了的。

醉漢：你買這幹什麼？

瞎子：先生，住在北平天津的，家家都要買，我已經說過一遍了，鬼子佔了天津以後，要我們中國人在屋頂上插日本旗，在大門上掛日本旗，走路還得拿着日本旗，住在北平天津，沒有這東西就不能活，你知道嗎！

四寶：先生，現在北平天津，到處都是這種旗子，我們的國旗，我們的青天白日旗連影子都看不到了。

瞎子：我那個三兒，就是爲這面旗子死的，剛才我也說過啦，他看着這種旗子不順眼，看不慣，他在也不能忍受了，就把這旗子從我家大門上拔下來扔在地上，因此他就死在地上，他的屍首還在我家大門口躺着，鬼子不准我們動他的屍首，也不讓我們埋，我一出大門就看見他，出來進去都看見他，現在還躺那兒，還躺在那兒，這就是他扔的那面旗子，這就是他扔的那面旗子！

四寶：我爸爸的眼睛，就是那時候急壞了，用石灰弄瞎的。

瞎子：那時候，我以為只要眼睛看不見就可以好過啦，所以我就用一把石灰，把眼睛弄瞎了，誰想到瞎了眼睛以後，我的三兒子，我的老婆，還有家家戶戶掛的那些日本旗子，凡是我所不願看見的東西，統統都跑到我的眼，跑到我的心裏來了！

甲：老頭，趕快把牠撕掉！

瞎子：撕掉有什麼用？我不撕掉牠，我留着牠，我留着讓大家看看，讓大家不要忘記了，在東北，在華北，無論是在那裏，凡是被鬼子佔了的地方，我們的同胞，就在這種旗子下面過亡國奴的生活，不知有多少同胞死在這種旗子下面，你們知道中國有多少同胞在這種旗子下面過活嗎？這面旗子，我要拿着叫我那個當兵的大兒子看看，叫他替他媽媽和弟弟報仇，我要讓全國的將士們，全國的同胞們看看，大家都看看，趕快把鬼子趕出去！

（大家一時無語）

瞎子：諸位，你們為什麼不說話呀？我的孩子是啞子，難道你們也都是啞子嗎？你們看了這面旗子心裏好過嗎？我是瞎子，你們也都是瞎子嗎？我的老婆孩子

被日本強姦啦，你們，姑娘太太，保的住不叫鬼子強姦嗎？鬼子能佔華北，佔北平，佔天津，佔上海，佔南京：（最好說最近被敵人佔據的，而且和演地最近的地方），這兒不是一樣要佔嗎？要是鬼子佔了這裏，你們怎麼辦？你們到底怎麼辦？（大家仍沒話說）諸位，怎麼都不說話呀？要是鬼子打到這兒，你們也想逃是不是？有錢的可以逃，沒錢的怎麼呢？有錢的逃到內地又怎麼辦？逃到那裏為止，逃到那一天算完呢，逃難，當難民，是好辦法嗎？有地方逃的時候，可以當難民，沒地方逃的時候，不就是亡國奴嗎？我老實告訴你們，逃難，當難民，都是不要臉的想法，都是亡國奴的想法！我們從天津逃到濟南，又從濟南逃到南京，從南京逃到這兒，我們已經逃够了！逃難是條死路！我們要想活，就得跟鬼子拚命！事情很簡單，不是鬼子死，就是我們死，可是我們不起來殺鬼子，那只有叫鬼子白白殺死！我們不能叫鬼子白白的殺死，我們要起來跟鬼子拚，殺一個，少一個！我不能等死！諸位，你們是想等死？還是想起來活命？（大家仍不說話）你們是想等死，還是想活命？怎麼都不說話？你們也是瞎子嗎？你們看不見這面旗子嗎？你們都是瞎子嗎？

醉漢：（忽然爆發）老頭！（前去伸手抓住日本旗，但瞎子兩手抓的緊緊的，他奪不

過來）給我，給我！

瞎子：（很沉着很剛硬的）你要幹什麼？

醉漢：不幹什麼，我不願意再看這旗子！現在我爸爸我媽媽也跑到我的眼裏，跑到

我心裏來了，他們要我報仇，要我解恨，要我撕碎牠！

觀客：撕碎牠，撕碎牠！……

醉漢：（用力和他奪）給我，我要撕碎牠！

瞎子：（拚命的一喊）住手！（醉漢果然住手）我問你，為什麼撕碎牠？

醉漢：我要解恨，我要報仇！

瞎子：解恨報仇？哼，你撕碎這一面日本旗子就能解了恨報了仇嗎？現在中國土地上，日本旗子多的很，你能撕的光嗎？你撕碎了旗子，中國就不受壓迫，民族就解放了嗎？假若解恨報仇有這麼容易，朋友，等不到你來撕碎，我早把牠撕碎，早把牠咬爛了。（醉漢很慚愧的收回手）朋友，我早晚是要把牠撕碎咬爛的。

醉漢：朋友，你什麼時候撕碎牠，咬爛牠，可以告訴我嗎？

瞎子：可以，當然可以，等到我們中國打了勝仗，把日本鬼子統統趕出去，全中國都掛起青天白日旗，在中國沒有一個日本兵，在中國只有我拿的這一面日本旗的時候，我就把牠撕碎，把牠咬爛，朋友，那時候不但你和我解了恨報了仇，全國被壓迫的同胞不是都解了恨報了仇嗎？解恨報仇，不僅是你我的事情，這是大家的事情，也不是說說就完了的事情，假若大家不願意當難民，不願當亡國奴，就得要切實參加救國工作，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能捐錢的捐錢，能當兵的當兵，大家把力量集中起來，幫着政府抗戰到底，總有那麼一天，把鬼子統統趕出去！我現在發誓，「不要日本旗子插在中國土地上！」

醉漢：對啦，我們不要日本旗插在中國土地上，諸位，現在我們大家一齊發誓，不願當亡國奴的都起來發誓！（觀眾都站起來，很肅靜）

瞎子：（右手將日旗握成一團，高高舉起，拚命大喊）「不要日本旗子插在中國土地上！」

觀客：「不要日本旗插在中國土地上！」
醉漢：「不要日本旗插在中國土地上！」

觀客：「不要日本旗插在中國土地上！」

瞎子：（放下手來，又張開旗子）諸位，請大家看準這面旗子，認清我們的敵人，切實的敵人，切實的記住，與其逃，當難民餓死，等着鬼子殺死，不如早些起來，想法把敵人殺死，不要忘了剛才發的誓，趕快努力作這救國的工作吧，現在我們要別處走走，等到把敵人統統趕出去，那時候我們再見吧。